

一粒种子

世界上有一粒种子，象核桃那样大，绿色的外皮非常可爱。凡是看见它的人，没一个不喜欢它。听说，要是把它种在土里，就能够钻出碧玉一般的芽来。开的花呢，当然更美丽，不论是玫瑰花，牡丹花，菊花，都比不上它。并且有浓厚的香气，不论是芝兰，桂花，玉簪，都比不上它。可是从来没人种过它，自然也就没人见过它的美丽的花，闻过它的花的香气。

国王听说有这样一粒种子，欢喜得只是笑。白花花的胡子，密得象树林，盖住他的嘴，现在树林里露出一个洞——因为嘴笑得合不上了。他说：“我的园里，什么花都有了。北方冰雪底下开的小白花，我派专使去移了来。南方热带，象盘子那样大的莲花也有人送来进贡。但是，这些都是世界上平常的花，我弄得到，人家也弄得到，又有什么希奇？现在好了，有这样一粒种子，只有一粒。等它钻出芽来，开出花来，世界上就没有第二棵。这才显得我最尊贵，最有权力。哈！哈！哈！……”

国王就叫人把这粒种子取来，种在一个白玉盆里。土是御花园里的，筛了又筛，总怕它还不够细。浇的水是用金缸盛着的，滤了又滤，总怕它还不够干净。每天早晨，国王亲自把这个盆从暖房里搬出来，摆在殿前的丹陛上，晚上还是亲自搬回去。天气一冷，暖房里还要生上火炉，热烘烘的。

国王睡里梦里，也想看盆里钻出碧玉一般的芽来，醒着的时候更不必说了，老坐在盆旁边等着。但是哪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？只有一个白玉的盆，盛着灰黑的泥。

时间象逃跑一般过去，转眼就是两年。春天，草发芽的时候，国王在盆旁边祝福说：“草都发芽了，你也跟着来吧！”秋天，许多种子发芽的时候，国王又在盆旁边祝福说：“第二批芽又出来了，你该跟着来了！”但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。于是国王生气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死的种子，又臭又难看，我要它干么！”他就把种子从泥里挖出来，还是从前的样子，象核桃那样大，皮绿油油的。他越看越生气，就使劲往池子里一扔。

种子从国王的池里，跟着流水，流到乡间的小河里。渔夫在河里打鱼，一扯网，把种子捞上来。他觉得这是个希奇的种子，就高声叫卖。

富翁听见了，欢喜得直笑，眼睛眯到一块儿，胖胖的脸活象个打足了气的皮球。他说：“我的屋里，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有了。鸡子那么大的金刚钻，核桃那么大的珍珠，都出大价钱弄到手。可是，这又算什么呢！有的不只我一个人，并且，张口金银珠宝，闭口金银珠宝，也真有点儿俗气。现在呢，有这么一粒种子——只有一粒！这要开出花来，不但可以显出我高雅，并且可以把世界上的富翁都盖过去。哈！哈！哈！……”

富翁就到渔夫那里把种子买来，种在一个白金缸里。他特意雇了四个有名的花匠，专门经管这一粒种子。这四个花匠是由三百多人里用考试的办法选出来的。考试的题目特别难，一切种植名花的秘诀，都问到了，他们都答得头头是道。考取以后，给他们很高的工钱，另外还有安家费，为的是让他们能安心工作。这四个人确是尽心尽力，轮班在白金缸旁边看着，一分一秒也不断人。他们把本领都用出来，用上好的土，上好的肥料，按时候浇水，按时候晒，总之，凡是他们能做的他们都做了。

富翁想：“这么样看护这粒种子，发芽开花一定加倍快。到开花的时候，我就大请客。那些跟我差不多的富翁都请到，让他们看看我这天地间没第二

份的美丽的奇花，让他们佩服我最阔气，最优越。”他这么想，越想越着急，过一会儿就到白金缸旁边看看。但是哪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？只有一个白金的盆，盛着灰黑的泥。

时间象逃跑一般过去，转眼又是两年。春天，快到宴客的时候，他在缸旁边祝福说：“我就要请客了，你帮帮忙，快点儿发芽开花吧！”秋天，快到宴客的时候，他又在缸旁边祝福说：“我又要请客了，你帮帮忙，快点发芽开花吧！”但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。于是富翁生气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死的种子，又臭又难看，我要它干么！”他就把种子从泥里挖出来，还是从前的样子，象核桃那样大，皮绿油油的。他越看越生气，就使劲往墙外边一扔。

种子跳过墙，掉在一个商店门口。商人拾起来，高兴极了，他说：“希奇的种子掉在我的门口，这一定是要发财了。”他就把种子种在商店旁边。他盼着种子快发芽开花，每天开店的时候去看一回，收店的时候还要去看一回。一年很快过去了，并没看见碧玉一般的芽钻出来。商人生气了，说：“我真是傻子，以为是什么希奇的种子！原来是死的，又臭又难看。现在明白了，不为它这个坏东西耗费精神了。”他就把种子挖出来，往街上一扔。

种子在街上躺了半天，让清道夫跟脏土一块儿扫在秽土车里，倒在军营旁边。一个兵士拾起来，很高兴他说：“希奇的种子让我拾着了，一定是要升官。”他就把种子种在军营旁边。他盼着种子快发芽开花，下操的时候就蹲在旁边看着，怀里抱着短枪。别的兵士问他蹲在那里干什么，他瞒着不说。

一年多过去了，还没见碧玉一般的芽钻出来。兵士生气了，他说：“我真是傻子，以为是什么希奇的种子！原来是死的，又臭又难看。现在明白了，不为它这个坏东西耗费精神了。”他就把种子挖出来，用全身的力气，往很远的地方一扔。

种子飞起来，象坐了飞机。飞呀，飞呀，飞呀，最后掉下来，正是一片碧绿的麦田。

麦田里有个年轻的农夫，皮肤晒得象酱的颜色，红里透黑，胳膊上的筋肉一块块地凸起来，象雕刻的大力士。他手里拿着一把曲颈锄，正在松动田地里的土。他锄一会儿，抬起头来四外看看，由嘴边透出和平的微笑。

他看见种子掉下来，说：“吓，真是一粒可爱的种子！种上它。”就用锄刨了一个坑，把种子埋在里边。

他照常工作，该耕就耕，该锄就锄，该浇就浇——自然，种那粒种子的地方也一样，耕，锄，浇，样样都做到了。

没几天，在埋那粒种子的地方，碧绿的象小指那样粗的嫩芽钻出来了。又过几天，拔干，抽枝，一棵活象碧玉雕成的小树站在田地里了。梢上很快长了花苞，起初只有核桃那样大，长啊，长啊，象橘子了，象苹果了，象抽子了，终于长到西瓜那样大，开了。瓣是红的，数不清有多少层，蕊是金黄的，数不清有多少根。由花瓣上，由花蕊里，一种新奇的浓厚的香味放出来，不管是谁，走近了，沾在身上，就永远不散。

年轻的农夫还是照常工作，在田地里来来往往。从这棵希奇的花旁边走过的时候，他稍微站一会儿，看看花，看看叶，由嘴边透出和平的微笑。

乡村的人都来看这希奇的花。回去的时候，脸上都挂着和平的微笑，都沾了满身的香味。

一九二一年作

画眉

一个黄金的鸟笼里，养着一只画眉。明亮的阳光照在笼栏上，放出耀眼的光辉，赛过国王的宫殿。盛水的罐儿是碧玉做的，把里边的清水照得象雨后的荷塘。鸟食罐儿是玛瑙做的，颜色跟栗子一模一样。还有架在笼里的三根横棍，预备画眉站在上面的，是象牙做的。盖在顶上的笼罩，预备晚上罩在笼子外边的，是最细的丝织成的缎子做的。

那画眉，全身的羽毛油光光的，一根不缺，也没一根不顺溜。这是因为它吃得讲究，每天还要洗两回澡。它舒服极了，每逢吃饱了，洗干净了，就在笼子里跳来跳去。跳累了，就站在象牙的横棍上歇一会儿，或者这一根，或者那一根。这时候，它用嘴刷刷这根毛，刷刷那根毛，接着，抖一抖身子，拍一拍翅膀，很灵敏地四外看一看，就又跳来跳去了。

它叫的声音温柔，宛转，花样多，能让听的人听得出神，象喝酒喝到半醉的样子。养它的是个阔公子哥儿，爱它简直爱得要命。它喝的水，哥儿要亲自到山泉那儿去取，并且要过滤。吃的栗子，哥儿要亲手拣，粒粒要肥要圆，并且要用水洗过。哥儿为什么要这样费心呢？为什么要给画眉预备这样华丽的笼子呢？因为哥儿爱听画眉唱歌，只要画眉一叫，哥儿就快活得没法说。

说到画眉呢，它也知道哥儿待它好，最爱听它唱歌，它就接连不断地唱歌给哥儿听，哪怕唱累了，还是唱。它还不明白，张开嘴叫几声有什么好听。它猜不透哥儿是什么心。可是它知道，哥儿确是最爱听它唱，那就为哥儿唱吧。哥儿又常跟同伴的妹妹兄弟们说：“我的画眉好极了，唱得太好听，你们来听听。”妹妹兄弟们来了，围着看，围着听，都很高兴，都说了很多赞美的话。画眉想：“我实在觉不出来自己的叫声有什么好听，为什么他们也一样地爱听呢？”但是这些人是哥儿约来的，应酬不好，哥儿就要伤心，那就为哥儿唱吧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它的生活总是照常，样样都很好。它接连不断地唱，为哥儿，为哥儿的妹妹兄弟们。不过始终不明白自己唱的有什么意义和趣味。

画眉很纳闷，总想找个机会弄明白。有一天，哥儿给它加食添水，完了忘记关笼门，就走开了。画眉走到笼门，往外望一望，一跳，就跳到外边，又一飞，就飞到屋顶上。它四外看看，新奇，美丽。深蓝的天空，飘着小白帆似的云。葱绿的柳梢摇摇摆摆，不知谁家的院里，杏花开得象一团火。往远处看，山腰围着淡淡的烟，好象一个刚醒的人，还在睡眼朦胧。它越看越高兴，由这边跳到那边，又由那边跳到这边，然后站住，又看了老半天。

它的心飘起来了，忘了鸟笼，也忘了以前的生活，一兴奋，就飞起来，开始它也不知道是往哪里飞。它飞过绿的草原，飞过满盖黄沙的旷野，飞过波浪拍天的长江，飞过浊流滚滚的黄河，才想休息一会儿。它收拢翅膀，往下落，正好落在一个大城市的城楼上。下边是街市，行人，车马，拥拥挤挤，看得十分清楚。

希奇的景象由远处过来了。街道上，一个人半躺在一个左右有两个轮子的木槽子里，另一个人在前边拉着飞跑。还不只一个，这一个刚过去，后边又过来一长串。画眉想：“那些半躺在木槽子里的人大概是没有腿吧？要不，为什么一定要旁人拉着才能走呢？”它就仔细看半躺在上边的人，原来下半蒙着很精致的花毛毯，就在毛毯靠下的那一边，露出擦得放光的最时兴的黑

皮鞋。“那么，可见也是有腿了。为什么要别人拉着走呢？这样，一百个人里不就有五十个是废物了吗？”它越想越不明白。

“或者那些拉着别人跑的人以为这件事很有意思吧？”可是细看看又不对。那些人脸涨得通红，汗往下滴，背上热气腾腾的，象刚离开锅的蒸笼盖。身子斜向前，迈大步，象正在逃命的鸵鸟，这只脚还没完全着地，那只脚早扔出去。”为什么这样急呢？这是到哪里去呢？”画眉想不明白。这时候，它看见半躺在上边的人用手往左一指，前边跑的人就立刻一顿，接着身子一扭，轮子，槽子，连上边半躺着的人，就一齐往左一转，又跑下去。它明白了，“原来飞跑的人是为别人跑。难怪他们没有笑容，也不唱赞美跑的歌，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跑是有意义和趣味的。”

它很烦闷，想起一个人当了别人的两条腿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很感慨地唱起来。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，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一个别人，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。

它不忍再看那些不幸的人，想换个地方歇一会儿，一飞就飞到一座楼房的绿漆栏杆上。栏杆对面是一个大房间，隔着窗户往里看，许多阔气的人正围着桌子吃饭。桌上铺的布白得象雪。刀子，叉子，玻璃酒杯，大大小小的花瓷盘子，都放出晃眼的光。中间是一个大花瓶，里边插着各种颜色的鲜花。围着桌子的人呢，个个红光满面，眼眯着，象是正在品评酒的滋味。楼下传来声音。它赶紧往楼下看，情形完全变了。一个长木板上，刀旁边，一条没头没尾的鱼，一小堆切成丝的肉，几只去了壳的大虾，还有一些切得七零八碎的鸡鸭。木板旁边，水缸，胜水桶，盘、碗、碟、匙，各种瓶子，煤，劈柴，堆得乱七八糟，遍地都是。屋里有几个人，上身光着，满身油腻，正在浓厚的油烟、蒸气里忙忙碌碌。一个人脸冲着火，用锅炒什么。油一下锅，锅边上就冒起一团火，把他的脸、胳膊烤得通红。菜炒好了，倒在花瓷盘子里，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接过去，上楼了。不一会儿，就由楼上传出欢笑的声音，刀子、叉子的光又在桌面上闪起来。

画眉就想：“楼下那些人大概是有病吧？要不，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火旁边烤着呢。他们站在那里忙忙碌碌，是因为觉得很有意义和趣味吗？”可是细看看，都不大对。“要是受了寒，为什么不到家里蒙上被躺着？要是觉得有意义，有趣味，为什么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？为什么不做熟了自己吃？对了，他们是听了穿白衣服的人的吩咐，才皱着眉，慌手慌脚地洗这个，炒那个。他们忙碌，不是自己要这样，是因为别人要吃才这样。”

它很烦闷，想起一个人成了别人的做饭机器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很感慨地唱起来。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，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一些别人，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。

它不忍再看那些不幸的人，想换个地方歇一会儿，一展翅就飞起来。飞过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，僻静得很，就从那里悠悠荡荡地传出三弦和一个女孩子歌唱的声音。它一拢翅膀，落在一个屋顶上。屋顶上有个玻璃天窗，它从那里往下看，一把椅子，上边坐着个黑大汉，弹着三弦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站在旁边唱。它就想：“这回可看到幸福的人了！他们正奏乐唱歌，当然知道音乐的趣味了。我倒要看看他们会乐到什么样子。”它就一面听，一面仔细看着。

没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它又想错了。那个女孩子唱，越唱越紧，越唱越高，脸涨红了，拔那个顶高的声音的时候，眉皱了好几回，眉上的青筋

露出来，胸一起一伏，几乎断了气。调门好容易一点点地溜下来，可是唱词太繁杂，字象流水一样往外滚，连喘口气也为难，因而后来嗓子都有点儿哑了。三弦和歌唱的声音停住，那个黑大汉眉一皱，眼一瞪，大声说：“唱成这样，凭什么跟人家要钱！再唱一遍！”女孩子低着头，眼里水汪汪的，又随着三弦的声音唱起来，这回象是更小心了，声音有些颤。

画眉这才明白了，“原来她唱也是为别人。要是她自己可以随便主张，她早就到自己的房里去休息了。可是办不到，为了别人爱听，为了挣别人的钱，她不能不硬着头皮练习。那个弹三弦的人呢，也一样是为别人才弹，才逼着女孩子随着唱。什么意义，什么趣味，他们真是连做梦的时候也没想到。”

它很烦闷，想起一个人成了别人的乐器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很感慨地唱起来。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。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一些别人，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。

画眉决定不回去了，虽然那个鸟笼华丽得象宫殿，它也不愿意再住在里边了。它觉悟了，因为见了许多不幸的人，知道自己以前的生活也是很可怜的。没意义的唱歌，没趣味的唱歌，本来是不必唱的。为什么要为哥儿唱，为哥儿的妹妹兄弟们唱呢？当初糊里糊涂的，以为这种生活还可以，现在见了那些跟自己一样可怜的人，就越想越伤心。它忍不住，哭了，眼泪滴滴嗒嗒的，简直成了特别爱感伤的杜鹃了。

它开始飞，往荒凉空旷的地方飞。晚上，它住在乱树林子里。白天，它高兴飞就飞，高兴唱就唱。饿了，就随便找些野草的果实吃。脏了，就到溪水里去洗澡。四外不再有笼子的栏杆围住它，它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有时候，它也遇见一些不幸的东西，它伤心，它就用歌声来破除愁闷。说也奇怪，这么一唱，心里就痛快了，愁闷象清晨的烟雾，一下子就散了。要是不唱，就憋得难受。从这以后，它知道什么是歌唱的意义和趣味了。

世界上，到处有不幸的东西，不幸的事情——都市，山野，小屋子里，高楼大厦里。画眉有时候遇见，就免不了伤一回心，也就免不了很感慨地唱一回歌。它唱，是为自己，是为值得自己关心的一切不幸的东西和事情。它永远不再为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高兴而唱了。

画眉唱，它的歌声穿过云层，随着微风，在各处飘荡。工厂里的工人，田地上的农夫，织布的女人，奔跑的车夫，掉了牙的老牛，皮包骨的瘦马，场上表演的猴子，空中传信的鸽子……听见画眉的歌声，都心满意足，忘了身上的劳累，心里的愁苦，一齐仰起头，嘴角上挂着微笑，说：“歌声真好听！画眉真可爱！”

一九二二年作

玫瑰和金鱼

含苞的玫瑰开放了，仿佛从睡梦中醒过来。她睁开眼睛看自己，鲜红的衣服，嫩黄的胸饰，多么美丽。再看看周围，金色的暖和的阳光照出了一切东西的喜悦。柳枝迎风摇摆，是女郎在舞蹈。白云在蓝天里飘浮，是仙人的轻舟。黄莺哥在唱，唱春天的快乐。桃花妹在笑，笑春天的欢愉。凡是映到她眼睛里的，无不可爱，无不美好。

玫瑰回想她醒过来以前的情形：栽培她的是一位青年，碧绿的瓷盆是她的家。青年筛取匀净的泥土，垫在她的脚下；汲取清凉的泉水，让她喝个够。狂风的早晨，急雨的深夜，总把她搬到房里，放下竹帘护着她。风停了，雨过了，重新把她搬到院子里，让她在温暖的阳光下舒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。想到这些，她非常感激那位青年。她象唱歌似地说：“青年真爱我！青年真爱我！让我玩赏美丽的春景。我尝到的一切快乐，全是青年的赏赐。他不为别的，单只为爱我。”

老桑树在一旁听见了，叹口气说：“小孩子，全不懂世事，在那里说痴话！”他脸上皱纹很深，还长着不少疙瘩，真是丑极了。玫瑰可不服他的话，她偏过脑袋，抿着嘴不作声。

老桑树发出干枯的声音说：“你是小孩子，没有经过什么事情，难怪你不信我的话。我经历了许多世事。从我的经历，老实告诉你，你说的全是痴话。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。我和你一样，受人家栽培，受人家灌溉。我抽出挺长的枝条，发出又肥又绿的叶子，在园林里也算是极快乐极得意的一个。照你的意思，人家这样爱护我，单只为了爱我。谁知道完全不对，人家并不曾爱我，只因为我的叶子有用，可以喂他们的蚕，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力。现在我老了，我的叶子又薄又小，他们用不着了，他们就不来理我了。小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没有不望报酬的赏赐，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。”

玫瑰依旧不相信，她想青年这样爱护她，总是单只为了爱她。她笑着回答老桑树说：“老桑伯伯，你的遭遇的确可怜。幸而我遇到的青年不是这等负心的人，请你不必为我忧虑。”

老桑树见她终于不相信，也不再说什么。他身体微微地摇了几摇，表示他的愤慨。

水面的冰融解了。金鱼好象长久被关在屋子里，突然门窗大开，觉得异样的畅快。他游到水面上，穿过新绿的水草，越显得他色彩美丽。头顶上的树枝已经有些绿意了。吹来的风已经很柔和了。隔年的邻居，麻雀啦，燕子啦，已经叫得很热闹了。凡是映到他眼睛里的，无不可爱，无不美好。

金鱼回想他先前的生活：喂养他的是一位女郎：碧玉凿成的水缸是他的家。女郎剥着馒头的细屑喂他，还叫丫头捞了河里的小虫来喂他。夏天，阳光太强烈，就在缸面盖上竹帘，防他受热。秋天，寒冷的西风刮起来了，就在缸边护上稻草，防他受寒，女郎还时时在旁边守护着，不让猫儿吓他，不让老鹰欺侮他。想起这些，他非常感激那位女郎。他象唱歌似地说：“女郎真爱我！女郎真爱我！使我生活非常舒适。我享受到的一切安乐，全是女郎的赏赐。她不为别的，单只为爱我。”

老母羊在一旁听见了，笑着说：“小东西，全不懂世事，在那里说痴话！”她的瘦脸带着固有的笑容，全身的白毛脏得发黑了，还卷成了一团一团。金鱼可不甘心受她嘲笑。他眼睛突得更出了，瞪了老母羊两下。

老母羊发出带沙的声音，慈祥地说：“你还是个小东西，事情经得太少了，难怪你不服气。我经历了许多世事。从我的经历，老实告诉你，你说的全是痴话。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。我和你一样，受人家饲养，受人家爱护。我有过绿草平铺的院子，也有过暖和的清洁的屋子，在牧场上也算是极舒服极满意的一个。照你的意思，人家这样爱护我，单只为了爱我。谁知道完全不对！人家并不曾爱我，只因为我的乳汁有用，可以喂他们的孩子，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心。现在我老了，我没有乳汁供给他们的孩子了，他们就不管我了。小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没有不望报酬的赏赐，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。”

金鱼依旧不领悟，眼睛还是瞪着，怒气没有全消。他想女郎这样爱护他，总是单只为了爱他。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老母羊说：“老羊太太，你的遭遇的确可怜。但是世间的事情不是一个版子印出来的。幸而我遇到的女郎不是这等负心的人，请你不必为我忧虑。”

老母羊见他终于不领悟，就闭上了嘴。她鼻孔里吁吁地呼气，表示她的怜悯。

青年和女郎互相恋爱了，彼此占有了对方的心。他们俩每天午后在花园里见面，肩并肩坐在花坛旁边的一条凉椅上。甜蜜的话比鸟儿唱的还要好听，欢悦的笑容比夜晚的月亮还要好看。假若有一天不见面，大家好象失掉了灵魂，一切都不舒服。所以没有一天午后，花园里没有他们俩的踪影。

这一天早上，青年走到院子里，搔着脑袋只是凝想。他想，“女郎这样爱我，这是可以欣慰的。要是能设法使她更加爱我，不是更好么？知心的话差不多说完了，爱抚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，除了把我尽心栽培的东西送给她，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。”他因此想到了玫瑰。他看玫瑰红得这样鲜艳，正配女郎的美丽的脸色；花瓣包着花蕊好象害羞似的，正配她的少女的情态。把玫瑰送给她，一定会使她十分喜欢，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。他想定了，微笑着，对玫瑰点了点头。

玫瑰见青年这样，也笑着，对青年点了点头。她回过头来，看着老桑树，现出骄傲的神色，说：“你没瞧见吗，他是这样地爱我，单只为了爱我！”

女郎这时候也起身了，她掠着蓬松的头发，倚着碧玉水缸只是沉思。她想，“青年这样爱我，这是可以欣慰的。要是能设法使他更加爱我，不是更好么？甜蜜的活差不多说完了，偎抱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，除了把我专心饲养的东西送给他，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。”她因此想到了金鱼。她看金鱼活泼泼地，正象青年一样惹人喜欢。她想把金鱼送给他，一定会使他十分高兴；自己这样经心养护的金鱼，正可以表现自己的深情厚谊，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。她想定了，将右手的小指含在嘴里，对着金鱼微微一笑。

金鱼见女郎这样，快乐得如梭子一般游来游去。他抬起了头，望着老母羊，现出得意的神色，说：“你没瞧见吗，她是这样地爱我，单只为了爱我！”

青年拿起一把剪刀，把玫瑰剪了下来，带到花园里去会见他的女郎。

女郎把金鱼捞了起来，盛在一个小玻璃缸里，带到花园里去会见她的青年。

他们俩见面了。青年举起手里的玫瑰，直举到女郎面前，笑着说：“亲爱的，我送给你一朵可爱的花。这朵花是我一年的心力的成绩。愿你永远跟花一样美丽，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意。”女郎也举起手里的玻璃缸，直举到

青年面前，温柔地说：“亲爱的，我送给你一尾可爱的小东西。这小东西是我朝夕爱护着的。愿你永远跟他一样的活泼，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意。”

他们俩彼此交换了手里的东西。女郎吻着青年送给她的玫瑰，青年隔着玻璃缸吻着女郎送给他的金鱼，都说：“这是心爱的人送给我的，吻着珍贵的礼物，就仿佛吻着心爱的人。”果然，他们俩的爱情又增进了一步。一样的一句平常说惯了的话，听着觉得格外新鲜，格外甜蜜：一样的一副平常见惯了的笑脸，对着觉得特别可爱，特别欢欣。他们不但互相占有了彼此的心，而且几乎融成一个心了。

玫瑰哪里料得到有这么一剪刀呢？突然一阵剧痛，使她周身麻木。等到她慢慢恢复知觉，已经在女郎的手里了。她回想刚才的遭遇，一缕悲哀钻心，几乎要哭出来。可是她觉得全身干燥，泪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枯涸了。女郎回到屋里，把她插在一个玛瑙的花瓶里。她没有经过忧患，离开了家使她伤心，青年的爱落空了，叫她怎么忍受得了。她憔悴地低了下头，不到晚上，她就死了。女郎说：“玫瑰干枯了，看着真叫人讨厌。明天下午，青年一定有更美丽的花送给我的。”她叫丫头把干枯的玫瑰扔在垃圾堆上。

金鱼也没有料得到有这么一番颠簸。从住惯了的碧玉缸中，随着水流进了一个狭窄不堪的玻璃缸里，他闷得发晕。等他神志渐渐清醒，看见青年的嘴唇正贴在玻璃缸外面。他想躲避，可是退向后，尾巴碰着了玻璃，转过身来，肚子又碰着了玻璃，竟动弹不得，只好抬起了头叹气。青年回到屋里，把玻璃缸摆在书桌上。金鱼是自在惯了，新居可这样狭窄，女郎的爱又落空了，叫他怎么忍受得了。他瞪着悲哀的眼睛只哈气，不到晚上，他就死了。青年说：“金鱼死了，把他扔了吧。明天下午，女郎一定有更可爱的东西送给我的。”青年就把死去的金鱼扔掉了，就扔在干枯的玫瑰旁边。

过了几天，玫瑰和金鱼都腐烂了，发出触鼻的臭气。不论什么花，不论什么鱼，都是这样下场，值不得人们注意。青年和女郎当然不会注意，他们俩自有别的新鲜的礼物互相赠送，为了增进他们的爱情。

只有老桑树临风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老母羊望着天空咩咩地长鸣，为玫瑰和金鱼唱悲哀的悼歌。

一九二二年作

跛乞丐

街上那个跛乞丐，我们天天看见的，年纪已经很老了。蓬乱的苍白的头发盖没了额角和眉毛；两颗眼珠藏在低陷的眼眶里，放出暗淡的光；脸上的皮肤皱得厉害，颜色跟古铜一样。从破烂的衣领里，可以看见他的项颈，脉络突出，很象古老的柏树干。他的左脚老是蜷曲着，不能着地，靠一根树枝挟在左胳膊窝里，才撑住了身子，不至于跌倒。

他在街上经过，站在每家人家每家铺子的门前，发出可怜的沙哑的声音：“叨光一个吧，好心的先生太太们！”人们总是用很厌烦的口气说：“又来了，讨厌的老乞丐！”随手将一个小钱很不愿意地掷给他。小钱有时落在砖缝里，有时掉在阴沟边。他弯下了身子，张大了眼睛，寻找那跳跃出来的小钱。好久好久，捡到了，他就换过一家，重新发出可怜的沙哑的声音：“叨光一个吧，好心的先生太太们！”

独有街上的孩子们很喜欢他。他能够讲很多的有趣的故事，使他们不想踢毽子，不想捉迷藏，不想做一切别的玩意儿，只满心欢喜地看着他封满胡子的嘴，等候里边显现出美妙的境界和神奇的人物来。每当太阳快要下去月亮快要上来的时候，他总坐在一棵大榆树底下休息。不必摇铃，不必打钟，街上的孩子们自然会聚集拢来，围在他的身边。于是他开始讲故事了。

跛乞丐讲的故事，孩子们都记得很熟。关于他自己的故事，就是左脚为什么跛了，他也讲给孩子们听过。以下就是孩子们转讲给我的。

他的父亲是个棺材匠。他十三四岁的时候，父亲对他说：“你的年纪渐渐地大了，不可不会一点职业。我看就学了我的本业，将来也当一个棺材匠吧。”

“不，不行。”他回答道，“我看见街上抬过棺材，人家总要吐一口唾沫。人家都不喜欢棺材这个东西。我要是当了棺材匠，不就得一生陪着棺材挨骂么？所以我不愿意。”

父亲大怒道：“你敢违抗我的话！我就是棺材匠，几时看见人家骂我讨厌我？”

“我，我就讨厌你，就要骂你。好好一个人，不做别的东西，去做一个个木匣子：把人一个个装在里边！”

父亲怒到极点，举起手里的斧头就向他的头上劈过来。幸亏他双手灵活，抢住了斧头的柄，嘴里喊道：

“不要象劈木头一样劈你的儿子！我不是木头呀！”

父亲的手被挡住，狠劲也过去了，就说：“饶了你这条小命吧！可是，你不肯继承我的本业，也就不是我的儿子。今天就离开这里，不许你再跨进我的大门！”

他从此被赶出家门了。肚子渐渐有点饿了，他想，现出必须找一个职业了。但是做什么呢？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他就沿着街道走去，看有什么愿意做的事情。

有个孩子趴在楼窗上，望着街那头的太阳，天真地说：“这是时候了，爸爸的心，爸爸的信，该在绿衣人的背包里吧。安慰人们的绿衣人呀，你快快来到我家的门前吧！”

他听了孩子的话，深深地点点头，仍旧朝前走去。

矮矮的竹篱内有一间书房，窗正开着。有个青年坐在里边，伏在桌子上

写东西，忽然抬起头看看墙上的钟，满怀希望地说：“这是时候了，朋友的心，朋友的信，该在绿衣人的背包里吧。安慰人们的绿衣人呀，你快快来到我的竹篱外边吧！”

他听了青年的话，更深深地点点头，仍旧朝前走去。

路旁是一个公园，有个女郎坐在凉椅上，对着花坛里的花出神。树上的鸟儿一阵叫，把她惊醒了。她四围望望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是时候了，他的心，他的信，该在绿衣人的背包里吧。安慰人们的绿衣人呀，你快快来到我的家里吧！”她站起来，匆匆地走了。看她步子这样轻快，知道她的希望正火一般地燃烧呢。

听了女郎的话，他很高兴地拍着手道：“我已经选定了我的职业了！”

他奔到邮政局里，自称愿意当一个绿衣人。邮政局里允许了，给他一身绿衣服和一个绿背包。他穿上绿衣服，背上了绿背包，就跟每个在街上看见的绿衣人一模一样了。

他当绿衣人比别人走得快。他取了信连忙向背包里塞，背包胀得鼓鼓的，象胖子的肚子。他拔脚就跑，将每封信送到等候信的人的手里，还恳切地说：“你的安慰来了，你的希望来了，快拆开来看吧！”说罢，他又急忙跑到第二个等候信的人的面前。

人们都非常欢喜他。从他手里接到信，除了信里的安慰，还先从他的诸里得到安慰。所以人们只希望接到他送来的信。人们又想，发出去的信由他投送，收信的人一样可以得到分外的安慰，所以都愿意把信交到他的手里。

他的背包跟不断打气的气球一样，越来越鼓了。别的绿衣人的背包跟乞丐的肚子一样，越来越瘪了。他背着沉重的背包，羊一般地飞跑，不怕疲倦，也不想休息。

街旁有一所屋子，藤萝挂满了门框，好象个仙人住的山洞。他每回经过这家门前，总见一个姑娘站在那里，忧愁地问他：“你的背包里可有他的心？”他很不安地回答说：“很抱歉，没有他的信。”姑娘两手掩着脸，伤心地哭了。

姑娘盼望的是她情人的信，也是她情人的心。情人离开了她，去到什么地方，她不知道，也没有来过一封信。她天天在门前等着，等候这可爱的绿衣人经过。可是她终于伤心地哭了，两手掩着脸。

这一天他经过这家门前，姑娘照旧悲哀地问他。他又只好回答：“很抱歉，没有他的信。”姑娘好象要晕过去了，哭得只是呜咽。停了一会，才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三年前的今天，他离开了我。整整的三年，没有一点信息，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了！”说罢，更加呜咽不止。

他听了非常难过，就安慰姑娘说：“你不要哭，滴干了眼泪是不好的。我一定替你去找寻，把你爱的他的心带给你。三天，不出三天！”

姑娘止住了啼哭，向他点点头表示感激，含着泪水的眼睛放出希望的光。

他就日夜不停地走，穿过了白天不见太阳、夜晚不见月亮的树林，经过了没有水也没有草的沙漠，爬过了有毒蛇猛兽的峻峭的山岭，才找到了姑娘的情人所在的地方。他告诉姑娘的情人，姑娘怎样地思念，怎样地哀伤，怎样地啼哭。姑娘的情人被感动了，立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，极真挚的信，把整个心藏在里边了。写好之后，就交给他，托他送给那个姑娘。

他拿了信，爬过了有毒蛇猛兽的峻峭的山岭，经过了没有水也没有草的沙漠，穿过了白天不见太阳、夜晚不见月亮的树林，来到姑娘的门前——来

回刚好是三天工夫。

姑娘已经在门前等候，看见了他连忙问：“我要的心，我要的心呢？”他不作声，就把信交给姑娘。姑娘马上拆开来看，越看越露出笑容，看到末了就快乐地说：“他爱我，他依然爱我呢！可爱的绿衣人，多谢你的帮助！”

“这算得什么呢？只要你得到安慰，我什么都愿意的。”他高兴地回答。

他回到邮政局里。邮政局里因为他三天没有到差，罚去他一个月的工钱。他依然羊一般地飞跑，把安慰送给人们。

在街上，他常常遇见一个孩子，拦住他说：“我有一封信，寄给去年的朋友小燕子，请你带了去吧！”他很不安地回答说：“很抱歉，不晓得小燕子住在什么地方，没有法子替你带去。”那孩子呆呆地站着，现出失去了伴侣的苦闷的神色。

孩子的朋友小燕子去年住在孩子家里，他们俩一同在屋檐下歌唱，一同到草地上游戏，一刻也不分离。秋天到了，小燕子忧愁地对孩子说：“要跟你分别了，我的家族要迁居了。”孩子十分不愿意，但是没有法子，只得含着眼泪送走了她的朋友。小燕子去后，孩子十分想念，就写了一封信，希望最可爱的绿衣人能给她带去。可是她终于呆呆地站着，现出失去了伴侣的苦闷的神色。

这一天他送信，在街上经过，一个妇人拦住了他。对着他哭，伤心得连诺也说不成了，拿着一封信向他的背包里乱塞。他一看，就是孩子天天拿着的那封信，上面很有些手指的污痕了。他问妇人说：“孩子怎么了？”妇人勉强抑住了哭，哀求他说：“我的孩子病了，昏倒在床上。她迷迷糊糊地说，一定要把她的这封信寄去。你给她带了去吧，可怜可怜我的孩子吧！”说罢，她的眼泪成串地往下掉。

他听了十分难过，就安慰妇人说：“你不要哭，回去陪着你的孩子吧。我一定替他去找寻小燕子，把她的信送到。你回去告诉她，叫她放心。”

妇人收住了眼泪，向他说了声“多谢”，慈祥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他就日夜不停地走，经过了树木长得很高很大的炎热的地方，渡过了风浪险恶的海洋，才寻到了小燕子所在的海岛。他把信交给小燕子，并且告诉他，孩子怎样想念他，怎样害了病。小燕子快活地扑着翅膀说：“我也给她写了一封信，没法寄，想念得快要生病呢。你既然来了，我的信就托你带去吧。”

他拿了小燕子的信，渡过了风浪险恶的海洋，经过了树木长得很高很大的炎热的地方，来到孩子的家里——来回一共是五天工夫。

孩子看见他，连忙问：“我的信，我的心寄去了么？”他把小燕子的信交给孩子，对孩子说：“这是你没想到的东西。”孩子连忙拆开来看，快活得只是乱跳，欢呼道：“他快来看我了！他快来看我了！可爱的绿衣人，多谢你的帮助！”

“这算得什么呢？只要你得到安慰，我什么都愿意的。”他高兴地回答。

他回到邮政局里。邮政局里因为他五天没有到差，罚去他两个月的工钱。

有一天，他送信经过街上，看见一个猎人抱着猎枪，坐在凉椅上打盹，身旁堆着好几头打死的野兽。忽然听见有个很弱很弱的声音在招呼他：“一封紧急的快信，烦你送一送吧！”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有一头野兔还没有死，血沾满了灰色的毛，凝成一团，样子很难看，眼睛已经睁不大开，前爪拿着一封信。

他问野兔：“你怎么啦？”野兔忍着痛回答说：“我中了枪弹，快要死了。我死算不了什么，就是不放心我的许多同伴。我们这几天开春季联欢会，聚集在一起，在山林里取乐。我刚才听这位打盹的先生说：‘那边东西多，明天要约几个打猎的朋友，多多地打他一回’，就觉得我的死绝不是值得害怕的事情了。我这封快信，就是要告诉我的同伴，不要只顾快乐；灾难快要到临，赶紧避开吧！”野兔的声音越来越弱，话才说完，四条腿轻轻地挺了几挺，就跟着他旁边的同伴一同长眠了。

他听着看着，心里很难过，不觉滴下眼泪来。他连忙拾起野兔的信，照着信封上写的地方奔去。越过了很深的山涧，爬上了很陡的崖石，钻进了很密的树林，他才到了野兔的同伴们聚集的地方。山羊，梅花鹿，野兔，松鼠，都在那里歌唱，都在那里跳舞；鲜美的果子堆得满地。

小兽们玩儿得正高兴，看见了他，觉得有点奇怪，都走近来打听。他把野兔的信交给小兽们。小兽们看了都非常惊慌，纷纷向密林中逃窜。正在这时候，起了一种嘈杂的声音。他才回转身，不知什么地方发来“呸”的一枪，一颗枪子打中他的左腿，他昏倒了。

他醒转来以后，用草叶裹了受伤的腿，一步一颠回到邮政局里。又是两天没有到差了，这是第三次犯过失，跛子又本来不适宜送信，邮政局就不要他了。

他再不能做什么事，就成了乞丐。

一九二二年作

快乐的人

世界上有快乐的人吗？谁是最快乐的人？

世界上有快乐的人的，他就是最快乐的人。现在告诉你们他的故事。

他很奇怪，讲出来或者不能使你们相信，但是他确实这样奇怪。他周身包围着一层极薄的幕，这是天生的，没有谁给他围上，他自己也不曾围上。这层幕很不容易说明白。假若说象玻璃，透明得跟没有东西一样倒是象了，但是这层幕没有玻璃那么厚。假若说象蛋壳，把他裹得严严的倒是象了，但是蛋壳并不透明。总之，这层幕轻到没有重量，薄到没有质地，密到没有空隙，明到没有障蔽。他被这么一件东西包围着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被这么一件东西包围着。

他在这层幕里过他的生活，觉得事事快乐，时时快乐。他隔着这层幕看环绕他的一切，又觉得处处快乐，样样快乐。

有一天，他坐在家，忽然来了两个客人。这两个客人原来是两个骗子。他们打算弄些钱去喝酒取乐，就扮做募捐的样子，一直跑到他家里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他自身围着一层幕，看不出他们的破绽。

两个客人开口向他募捐。他们的声音十分慈善，他们的话语十分恳切。他们说：受到旱灾的同胞饿得只剩薄皮包着骨头；受到水灾的同胞全身黄肿，到处都渗出水来；受到兵灾的同胞提着快要折断的手臂在哀哭；抱着快要死去的孩子在狂叫。他们说救济苦难的同胞是大家应当做的事，所以愿意尽一点微力，出来到处捐募。

他听了两个客人的话，心里十分感动：受灾的同胞这样悲惨，这样痛苦，他觉得可怜，两位客人这样热心做人，他又很敬佩。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大块黄金交到客人的手里。两个客人诚恳地道了谢，就告别了。出了大门，两个人互相看看，脸上现出狡狴的笑容，一同去喝酒取乐了。

他捐了一大块黄金，觉得非常快乐，他闭着眼睛想：“这两位客人拿了黄金，飞一般地跑到受灾的同胞那边，把黄金分给他们。饿瘦了的立刻有得吃了，个个变得丰满而强健；浸肿了的立刻得到医治，个个变得活泼而精壮；快要折断的手臂接上了：快要死去的孩子救活了。这多么快活！”他又想：“我能得到这样的快活，都靠这两位客人。我会遇到这样好的客人，又多么快活！”他快活极了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只是笑。

他的妻子在里屋，知道他又给骗子骗去了一大块黄金。她一直不满意他这样做，很想阻止他，但是看着他堆满了笑意的脸，不知为什么又没有勇气直说了，只在心里实在气不过的时候，冷讽热嘲他说他几句。他听妻子的话全然辨不出真味，因为他周身围着一层幕。

一大块的黄金无缘无故到了骗子的手里，他的妻子的心里该有多么难过。她想这一回一定要重重实地骂他一顿，教训他以后不要再上骗子的当。她满脸怒容，从里屋赶出来。但是一看见他堆满笑意的脸，她的怒气就发不出来了，骂他的话也在喉咙口梗住了。她只得脸上露出冷笑，用奚落的口气说：“你做得天大的善事，人家一开口，大块的黄金就从口袋里摸出来。你真是世间唯一的好人！这样好事，以后尽可以多做些！做得越多，就见得你这个人越好！”

他看着妻子的笑脸，这么美丽，这么真诚，已经快乐得没法说了；又听她的话语这么恳切，这么富有同情，更快乐得如醉如痴，不知怎么才好。他

的嘴笑得合不拢来，肥胖的脸上都起了皱纹；一连串笑声象是老鹤夜鸣。他好不容易忍住了笑，说道：“我遇见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好人，尤其是你，好到使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称赞，更觉得含有深浓无比的快活。我当然依你的话，以后要尽量多做好事。”他说着，带了几块更大的金子，向外面走去。

前面是一片田野，矮敦敦绿油油的，尽栽些桑树。他远远望去，看见有好些人在桑林中行动。原来这时候正是初夏天气，蚕快要做茧了，急等着桑叶吃。养蚕的人昼夜不停地采了桑叶去喂蚕。桑林不是那些人自己的，他们得给桑林的主人付了钱，才能动手采。他们又没有钱，只好把破棉衣当了，把缺了腿的桌子凳子卖了，凑成一笔钱来付给桑林的主人。所以每一片桑叶都染着钱的臭气。这种臭气弥漫在田野间，淹没了花的香气，泥上的甘芳。养蚕的人好几夜没有睡了，疲倦的脸上泛着灰色，眼睛网满了红丝。他们几乎要病倒了，还勉强支撑着，两手不停地摘采，不敢懈怠。这样昏倦的人在桑林中行动，减损了阳光的明亮，草树的葱绿。

他走近桑林，一点也觉察不到采桑的人的闲倦，也嗅不出遍布在桑林里的钱的臭气，因为他周身围着一层幕，虽然这幕是透明无质的。他只觉得满心的快乐。他想：“这景象多么悦目，多么叫人心醉呵！那些人真幸福！采桑喂蚕，正是太古时候的淳朴的生活。他们就过着这种淳朴的生活呢。”他一边想，一边停了脚步，看他们把一条一条的桑枝剪下来，盛满一筐，又换过一个空筐子。不可遏止的诗情象泉水一般涌出来了，他的诗道：

满野的绿云，满野的绿云，
人在绿云中行。
采了绿云喂蚕儿，喂蚕儿，
蚕儿吐丝鲜又新。

髻儿蓬松的姑娘们，姑娘们，
可不是脚踏绿云的仙人！
身躯健壮的，胳膊健壮的，
可不是太古时代的快活人！

他得意极了，反复吟唱自己的新诗，似乎鸟儿也和着他吟唱，泉水也跟着他赞美。若有人问：“快乐的天地在哪里？”他一定会跳跃着回答：“我们的天地就是快乐的天地。因为在这天地间，没有一个人、一块石头、一根草、一片叶子不快乐。”

他走过田野，来到都市里。最使他触目的，是一座五层楼房。机器的声响从里面传出来，雄壮而有韵律。原来这是一所纺纱厂，在里面工作的全是妇女。做妻子的，因为丈大的力气已经用尽，还养不活一家老小；做女儿的，因为父亲找不到职业，一家人无法生活：她们只好进这个纺纱厂来做工。早上天还没亮，她们赶忙跑进厂去；傍晚太阳早回家了，她们才回家。她们中午吃的，是带进去的冷粥和硬烧饼。她们没有工夫梳头，没有工夫换衣服，没有工夫伸个腰打个呵欠，就是生下了孩子，也没有工夫喂奶。她们聚集在一处工作，发出一种浓厚的混污的气息，凝成一种惨淡的颓丧的景象。这种气息，这种景象，充塞在厂房以内，笼罩在厂房之外，这座五层楼房，就仿佛埋在泥沙里，阴沟里。

他走进厂房，一点也觉察不到四围的混污和颓丧，因为他周身围着一层幕，虽然这幕是透明无质的。他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趣味。他想：“这机

器的发明真是人类的第一快乐的事呵！试看机器的工作，多么迅速，多么精巧！那些妇女也十分幸福，她们只作那最轻松的工作，管理机器。”他看着机器在转动，女工在工作，雪白的细纱不断地纺出来，诗情又潮水一般升起来了，他的诗道：

人的聪明，只要听机器的声音，
人的聪明，只要看机器的转动。
机器给我们东西，好的东西。
我们领受它的厚礼。

我赞美工作的女人，
洁白的棉纱围在周身，
虽然用的力量这么轻微，
人间已感激她们的力量的厚意。

他兴奋极了：反复吟唱自己的新诗，似乎机器也和着吟唱，女工们都点头赞叹。若有人问：“快乐的天地在哪里？”他必然会跳跃着回答：“这里也就是一个快乐的天地。因为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人、一块铁、一缕纱、一条带不快乐。”

他走出纺纱厂，一大群人迎了上来，欢呼的声音象潮水一般，而且一齐向他行礼。这些人探知他带着很多的大块的黄金，想骗到手，大家分了买鸦片烟吸。他是不会知道底细的，他周身围着一层幕呢！

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温和地笑着，向他说：“天地是快乐的，人是快乐的，先生是这么相信，我们也这么相信。我们想，咱们在快乐的天地间，做快乐的人，真是最快乐不过的事。这可不能没有个纪念。我们打算造个快乐纪念塔，想来先生一定是赞成的。”

“赞成！赞成！”他高兴地喊着，就把带来的大块的黄金都交给了他们。他们欢呼了一阵，就走了，后来把黄金分了，大家买了鸦片烟拼命地吸。他呢，欢欢喜喜地回到家里，只是设想那快乐纪念塔怎么精美，怎么雄伟；落成的那一天怎么热闹，怎么快乐。这天夜里，他的妻子听见他在梦中发狂般地欢呼。

以上说的，是他一天的经历。他的快乐生活都是这么过的。

有一天，大家传说他死了，害的什么病，都不大清楚。后来有人说：“他并不是害病死的。有一个恶神在地面游行，要使地面上没有一个快乐的人，忽然查出了他，就把他的透明无质的幕轻轻地刺破了。”

一九二二年作

稻草人

田野里白天的风景和情形，有诗人把它写成美妙的诗，有画家把它画成生动的画。到了夜间，诗人喝了酒，有些醉了；画家呢，正在抱着精致的乐器低低地唱：都没有工夫到田野里来。那么，还有谁把田野里夜间的风景和情形告诉人们呢？有，还有，就是稻草人。

基督教里的人说，人是上帝亲手造的。且不问这句话对不对，咱们可以套一句说，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的。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，他的肌肉、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。破竹篮子、残荷叶都可以做他的帽子；帽子下面的脸平板板的，分不清哪里是鼻子，哪里是眼睛。他的手没有手指，却拿着一把破扇子——其实也不能算拿，不过用线拴住扇柄，挂在手上罢了。他的骨架子长得很，脚底下还有一段，农人把这一段插在田地中间的泥土里，他就整天整夜站在那里了。

稻草人非常尽责任。要是拿牛跟他比，牛比他懒怠多了，有时躺在地上，抬起头看天。要是拿狗跟他比，狗比他顽皮多了，有时到处乱跑，累得主人四外去找寻。他从来不嫌烦，象牛那样躺着看天；也从来不贪玩，象狗那样到处乱跑。他安安静静地看着田地，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，赶走那些飞来的小雀，他们是来吃新结的稻穗的。他不吃饭，也不睡觉，就是坐下歇一歇也不肯，总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

这是当然的，田野里夜间的风景和情形，只有稻草人知道得最清楚，也知道得最多。他知道露水怎么样洒在草叶上，露水的味道怎么样香甜；他知道星星怎么样眨眼，月亮怎么样笑；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么样沉静，花草树木怎么样酣睡；他知道小虫们怎么样你找我、我找你，蝴蝶们怎么样恋爱：总之，夜间的一切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

以下就讲讲稻草人在夜间遇见的几件事情。

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，他看守着田地，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。新出的稻穗一个挨一个，星光射在上面，有些发亮，象顶着一层水珠；有一点儿风，就沙拉沙拉地响。稻草人看着，心里很高兴。他想，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以使他的主人——一个可怜的老太太——笑一笑了。她以前哪里笑过呢？八九年前，她的丈夫死了。她想起来就哭，眼睛到现在还红着；而且成了毛病，动不动就流泪。她只有一个儿子，娘儿两个费苦力种这块田，足足有三年，才勉强把她大夫的丧葬费还清。没想到儿子紧接着得了白喉，也死了。她当时昏过去了，后来就落了个心痛的毛病，常常犯。这回只剩她一个人了，老了，没有气力，还得用力耕种，又挨了三年，总算把儿子的丧葬费也还清了。可是接着两年闹水，稻子都淹了，不是烂了就是发了芽，她的眼泪流得更多了，眼睛受了伤，看东西模糊，稍微远一点儿就看不见。她的脸上满是皱纹，倒象个风干的桔子，哪里会露出笑容来呢！可是今年的稻子长得好，很壮实，雨水又不多，象是能丰收似的。所以稻草人替她高兴。想来到收割的那一天，她看见收的稻穗又大又饱满，这都是她自己的，总算没有白受累，脸上的皱纹一定会散开，露出安慰的满意的笑容吧。如果真有这一笑，在稻草人看来，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，更珍贵，因为他爱他的主人。

稻草人正在想的时候，一个小蛾飞来，是灰褐色的小蛾。他立刻认出那小蛾是稻子的仇敌，也就是主人的仇敌。从他的职务想，从他对主人的感情想，都必须把那小蛾赶跑了才是。于是他手里的扇子摇动起来。可是扇子的

风很有限，不能够叫小蛾害怕。那小蛾飞了一会儿，落在一片稻叶上，简直象不觉得稻草人在那里驱逐似的。稻草人见小蛾落下了，心里非常着急。可是他的身子跟树木一样，定在泥土里，想往前移动半步也做不到：扇子尽管扇动，那小蛾却依旧稳稳地歇着。他想到将来田里的情形，想到主人的眼泪和干瘪的脸，又想到主人的命运，心里就象刀割一样。但是那小蛾是歇定了，不管怎么赶，他就是不动。

星星结队归去，一切夜景都隐没的时候，那小蛾才飞走了。稻草人仔细看那片稻叶，果然，叶尖卷起来了，上面留着好些蛾下的子。这使稻草人感到无限惊恐，心想祸事真个来了，越怕越躲不过。可怜的主人，她有的不过是两只模糊的眼睛；要告诉她，使她及早看见这个，才有挽救呢。他这么想着，扇子摇得更勤了。扇子常常碰在身体上，发出啪啪的声音。他不会叫喊，这是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。

老妇人到田里来了。她弯着腰，看看田里的水正合适，不必再从河里车水进来，又看看她手种的稻子，全很壮实；摸摸稻穗，沉甸甸的。再看看那稻草人，帽子依旧戴得很正；扇子依旧拿在手里，摇动着，发出啪啪的声音；并且依旧站得很好，直挺挺的，位置没有动，样子也跟以前一模一样。她看一切事情都很好，就走上田岸，预备回家去搓草绳。

稻草人看见主人就要走了，急得不得了，连忙摇动扇子，想靠着这急迫的声音把主人留住。这声音里仿佛说：“我的主人，你不要去呀！你不要以为田里的一切事情都很好，天大的祸事已经在田里留下种子了。一旦发作起来，就要不可收拾，那时候，你就要流干了眼泪，揉碎了心；趁着现在赶早扑灭，还来得及。这，就在这一棵上，你看这棵稻子的叶尖呀！”他靠着扇子的声音反复地表示这个警告的意思；可是老妇人哪里懂得，她一步一步地走远了。他急得要命，还在使劲摇动扇子，直到主人的背影都望不见了，他才知道这警告是无效了。

除了稻草人以外，没有一个人会为稻子发愁。他恨不得一下子跳过去，把那灾害的根苗扑灭了；又恨不得托风带个信，叫主人快快来铲除灾害。他的身体本来是瘦弱的，现在怀着愁闷，更显得憔悴了，连站直的劲儿也不再有了，只是斜着肩，弯着腰，成了个病人的样子。

不到几天，在稻田里，蛾下的子变成的肉虫，到处都是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，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。渐渐地，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，只剩下光秆儿。他痛心，不忍再看，想到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，禁不住低头哭了。

这时候天气很凉了，又是在夜间的田野里，冷风吹得稻草人直打哆嗦；只因为他正在哭，没觉得。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你。”他吃了一惊，才觉得身上非常冷。但是有什么法子呢？他为了尽责任，而且行动不由自主，虽然冷，也只好站在那里。他看那个女人，原来是一个渔妇。田地的前面是一条河，那渔妇的船就停在河边，舱里露出一丝微弱的火光。她那时正在把撑起的鱼罾放到河底；鱼罾沉下去，她坐在岸上，等过一会儿把它拉起来。

舱里时常传出小孩子咳嗽的声音，又时常传出困乏的、细微的叫“妈”的声音。这使她很焦心，她用力拉罾，总象是不顺手，并且几乎回回是空的。舱里还是有声音，她就向舱里的病孩子说：“你好好儿睡吧！等我得着鱼，明天给你煮粥吃。你总是叫我，叫得我心都乱了，怎么能得着鱼呢！”

孩子忍不住，还是喊：“妈呀，把我渴坏了！给我点儿茶喝！”接着又是一阵咳嗽。

“这里哪来的茶！你老实一会儿吧，我的祖宗！”

“我渴死了！”孩子竟大声哭起来。在空旷的夜间的田野里，这哭声显得格外凄惨。

渔妇无可奈何，把拉罾的绳子放下，上了船，进了舱，拿起一个碗，从河里舀了一碗水，转身给病孩子喝。孩子一口气把水喝下去，他实在渴极了。可是碗刚放下，就又咳嗽起来；并且象是更厉害了，后来就只剩下喘气。

渔妇不能多管孩子，又上岸去拉她的罾。好久好久，舱里没有声音了，她的罾也不知又空了几回，才得着一条鲫鱼，有七八寸长。这是头一次收获，她很小心地把鱼从罾里取出来，放在一个木桶里，接着又把罾放下去。这个盛鱼的木桶就在稻草人的脚旁边。

这时候稻草人更加伤心了。他可怜那个病孩子，渴到那样，想一口茶喝都不成；病到那样，还不能跟母亲一起睡觉。他又可怜那个渔妇，在这寒冷的深夜里打算明天的粥，所以不得不硬着心肠把病孩子扔下不管，他恨不得自己去作柴，给孩子煮茶喝；恨不得自己去作褥，给孩子一些温暖；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脏物，给渔妇煮粥吃。如果他能走，他一定立刻照着他的心愿做；但是不幸，他的身体跟树木一样，长在泥土里，连半步也不能动。他没有法子，越想越伤心，哭得更痛心了。忽然啪的一声，他吓了一跳，停住哭，看出了什么事情，原来是鲫鱼被扔在木桶里。

这木桶里的水很少，鲫鱼躺在桶底上，只有靠下的一面能够沾一些潮润。鲫鱼很难过，想逃开，就用力向上跳。跳了好几回，都被高高的桶框挡住，依旧掉在桶底上，身体摔得很疼。鲫鱼的向上的一只眼睛看见稻草人，就哀求说：“我的朋友，你暂且放下手里的扇子，救救我吧！我离开我的水里的家，就只有死了。好心的朋友，救救我吧！”

听见鲫鱼这样恳切的哀求，稻草人非常心酸；但是他只能用力摇动自己的头。他的意思是说：“请你原谅我，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哪！我的心不但愿意救你，并且愿意救那个捕你的妇人和她的孩子，还有你、妇人、孩子以外的一切受苦受难的。可是我跟树木一样，定在泥上里，连半步也不能自由移动，我怎么能照我的心愿做呢！请你原谅我，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哪！”

鲫鱼不懂稻草人的意思，只看见他连连摇头，愤怒就象火一般地烧起来了。“这又是什么难事！你竟没有一点人心，只是摇头！原来我错了，自己的困难，为什么求别人呢！我应该自己干，想法子，不成，也不过一死罢了，这又算什么！”鲫鱼大声喊着，又用力向上跳，这回用了十二分力，连尾巴和胸鳍的尖端都挺起来。

稻草人见鲫鱼误解了他的意思，又没有方法向鲫鱼说明，心里很悲痛，就一面叹气一面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头看看，渔妇睡着了，一只手还拿着拉罾的绳；这是因为她太累了，虽然想着明天的粥，也终于支持不住了。桶里的鲫鱼呢？跳跃的声音听不见了，尾巴象是还在断断续续地拨动。稻草人想，这一夜是许多痛心的事都凑在一块儿了，真是个悲哀的夜！可是看那些吃稻叶的小强盗，他们高兴得很，吃饱了，正在光秆儿上跳舞呢。稻子的收成算完了，主人的衰老的力量又白费了，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怜的吗！

夜更暗了，连星星都显得无光。稻草人忽然觉得由侧面田岸上走来一个黑影，近了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个女人，穿着肥大的短袄，头发很乱。她站

住，望望停在河边的渔船；一转身，向着河岸走去；不多几步，又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稻草人觉得很奇怪，就留心看着她。

一种非常悲伤的声音从她的嘴里发出来，微弱，断断续续，只有听惯了夜间一切细小声音的稻草人才听得出。那声音是说：“我不是一条牛，也不是一口猪，怎么能让你随便卖给人家！我要跑，不能等着你明天真卖给人家。你有一点儿钱，不是赌两场输了就是喝几天黄汤花了，管什么！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？……只有死，除了死没路！死了，到地下找我的孩子去吧！”这些话又哪里成话呢，哭得抽抽嗒嗒的，声音都被搅乱了。

稻草人非常心惊，想这又是一件惨痛的事情让他遇见了。她要寻死呢！他着急，想救她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又摇起扇子来，想叫醒那个睡得很沉的渔妇。但是办不到，那渔妇跟死的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他恨自己，不该象树木一样，定在泥土里，连半步也不能动。见死不救不是罪恶吗？自己就正在犯着这种罪恶。这真是比死还难受的痛苦哇！“天哪，快亮吧！农人们快起来吧！鸟儿快飞去报信吧！风快吹散她寻死的念头吧！”他这样默默地祈祷；可是四围还是黑洞洞的，声音也没有一点点。他心碎了，怕看又不能不看，就胆怯地死盯着站在河边的黑影。

那女人沉默着站了一会儿，身子往前探了几探。稻草人知道可怕的时候到了，手里的扇子拍得更响。可是她并没跳，又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

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她忽然举起胳膊，身体象倒下一样，向河里面窜去。稻草人看见这样，没等到听见她掉在水里的声音，就昏过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农人从河岸经过，发现河里有死尸，消息立刻传出去。左近的男男女女都跑来看。嘈杂的人声惊醒了酣睡的渔妇，她看那木桶里的鲫鱼，已经僵僵地死了。她提了木桶走回船舱；病孩子醒了，脸显得更瘦了，咳嗽也更加厉害。那老农妇也随着大家到河边来看：走过自己的稻田，顺便看了一眼。没想到，几天工夫，完了，稻叶稻穗都没有了，只留下直僵僵的光秆儿，她急得跺脚，捶胸，放声大哭。大家跑过来问，劝她，看见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间。

一九二二年作

聪明的野牛

在很远很远的树林子里，住着一群野牛。他们随意吃草，随意玩，来来往往总是成群结队的，非常快乐。

一天，他们正在树林里的草地上散步，忽然一个穿绿衣裳的邮差来了，给他们送来一封信。接信的那条牛看了看信封，高兴地喊：“咱们住在城市里的同族给咱们寄信来了！”

旁的牛听见了，立刻凑过来，都很高兴地喊：“快拆开来看！”

接信的那条牛把信拆了，用粗大的声音念起来：

咱们虽然没见过面，可是从祖先传下来，知道很远很远的地方住着我们的同族，就是你们。我们常常想念你们，常常希望有一天彼此聚在一块儿。你们想，长胡子的羊，大肚子的猪，并不是我们的同族，我们还挺愿意跟他们一块儿游逛，一块儿出来进去，何况你们是我们的同族呢。

我们这里挺好。住得舒服，是瓦盖的房子，吃的也好，是鲜嫩的青草。我们希望你们到这里来，咱们共同享受这些东西。你们住在树林子里，碰到下雨就糟了。你们那里恐怕有些细小的茅草，这怎么吃得饱呢！来吧，来跟我们共同享受这些好东西吧。

现在什么事情都方便了，你们千万别嫌远，坐火车来，只要三天工夫就到了。你们没坐过火车吧？挺舒服的，车厢有木板围着，两块木板中间有一道缝，又透气，又可以看看外边的景致。你们应当见识见识。一准坐火车来吧。

我们在这里预备欢迎你们。

住在城市里的你们的同族。

野牛听了信里的话，都觉得很快活，没想到那么远的同族，居然在远远的地方欢迎他们去共同享受好东西。可是问题来了：马上全体同去呢，还是不马上去，过几天再说？

一条野牛说：“去去也可以。不过咱们没坐过火车，不知道那玩意儿容易坐不容易坐。你们没听信上说吗？虽说很方便，也差不多要三天工夫呢。”

又一条野牛说：“他们说什么瓦盖的房子，不知道咱们住得惯住不惯。照我想，盖得看不见天，看不见四周围，住在里边总该有点儿气闷。”

第三条野牛说：“他们说吃的是鲜嫩的青草，我怕吃不饱。咱们得吃又老又结实的草，这才有嚼头。”他说完，低头咬了一口草，很有味地嚼着。

第四条野牛说：“总不该辜负他们的好意、咱们得想个妥善的办法。”

一条聪明的野牛仰起头，摇摇尾巴说：“他们欢迎咱们去，咱们也愿意去。咱们怕的，只在去的时候不方便，到了那边住不惯。据我的意见，咱们不妨推举一位先去看看情形，顺便谢谢他们的好意。要是那边确是好，然后全体去。”

“这意思很好！”全体野牛一齐喊，同时都摇摇尾巴，表示赞成。

一条野牛说：“我们就推举你去，你最聪明。”

“赞成！赞成！”大家又都摇摇尾巴。

那聪明的野牛立刻动身，代表全体野牛，到城市里去看望同族，参观他们的生活情形。

聪明的野牛到了城市，就从火车上下来。他觉得坐火车倒也有趣，树木都往后边跑，平地老是在那里旋转，这过去都没见过。只是那车厢太拘束了，这边也是乘客，那边也是乘客，身子连动都不能动。要是住在城市里常常要坐这个东西，就太不舒服了。

他想着，一面往四外张望。那边一大群牛瞧见他了，立刻都跑过来喊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接着，都围住他，跟他摩脸为礼，然后拥着他回到他们的家。

到家以后，他们领着他看房子，请他吃槽里的草。并且说，这些全是人给预备的，不用他们自己费心。要是不高兴出去，成年住在这里也没什么忧愁。

野牛觉得不明白，他就问：“人为什么要给你们预备房子和草呢？”

“那没有别的，他们跟我们有交情，所以给我们预备这些东西。”

“事情没这么简单吧？我要仔细看看，才会明白。”

“你看吧，”城市里的牛一齐笑起来，“你在这里住几天，就知道我们的生活多舒服，人待我们多好了。”

野牛住了几天，觉得这屋子很憋气，完全没有树林里的那种清风。草虽然是嫩的，可是不象野地的草那么有嚼头，有味道。这些都不关紧要，他想弄明白的是人跟他们的交情到底怎么样。

他跟着他们出去玩一会儿，这就让他看出来。回到家里，他亲切地劝告他们说：“你们弄错了，我看人跟你们并没有什么交情。不然，为什么要拿鞭子打你们呢？”

“这有道理。这因为我们走错了路，不朝这里走，他一时招呼不过来，所以用鞭子指点我们。这不能算用鞭子打。”

野牛提醒他们说：“你们真是让什么给弄迷糊了，还有可怕的事情等着你们呢。这个人实在是个屠夫！我刚才靠近他，闻到他满身的血腥气，正是咱们同族的血腥气。他为什么要盖房子给你们住，预备草料给你们吃，你们还想不明白吗？”

城市里的牛有点儿怕起来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半信半疑他说：“不见得吧？”

野牛说：“不见得？还说不见得！等他把你们捆起来，拿出刀来的时候，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有几条牛垂头丧气他说。

野牛说：“你们听我的话，大家离开这里就是了。”

“离开这里？哪里去住，哪里去吃呢？”

野牛说：“世界上地方多得很。你们只要拨起腿来跑，什么地方不能去！你们一定要住房子吗？树林里的生活才痛快呢。你们一定要吃槽里的草吗？到处跑，到处吃地上的草，味道比这好得多。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在这里才能生活，世界上都是咱们生活的地方。我们野牛就因为明白了这一层，所以从来没见过什么危险。你们是永远住在危险里头，赶快看清楚一点儿吧！”

一条母牛说：“你叫我们离开这里，这怎么成呢？我们跑，人就要追。我们不回来，他手里有鞭子。”

野牛笑了，说：“你们没试过，怎么知道不成呢？你们往四面跑，他去追哪个好？等他不追了，你们还是可以聚集在一块儿。”

“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命，只好试一下了。但是，离开这里去过流浪生活，不知道到底怎么样，想想也有点儿害怕。”

第二天，城市里的牛在一个空场上散步，野牛也在里头。

人的屋子里有清脆的磨刀声音。

野牛警告他们说：“听见了吗？时候到了，不能再等了！”

城市里的牛都禁不住打哆嗦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说不出话来。

野牛英勇地喊：“要生活的，就该拿出勇气来！你们忘了吗？拔起腿来跑！往四面跑！”

他这声音好象给大家灌注了一股勇气，大家立刻胆壮了，拔起腿来就往四面跑。他们跑了一会儿，久住的房子和常到的空场都撇在后头了。

看牛的人想不到有这么一回事，马上放下手里的刀，跑出来追。但是追哪一条好呢？他正在发愣，场里空了，一条牛也没有了。

许多牛从好几条路聚集在一块儿，大家说：“离开老地方，原来也没什么困难。”

野牛说：“跟我回去，尝尝我们野地生活的味道吧。”

他们就到野牛的树林子里，安适地活下去。

一九二四年作

古代英雄的石像

为了纪念一位古代的英雄，大家请雕刻家给这位英雄雕一个石像。

雕刻家答应下来，先去翻看有关这位英雄的历史，想象他的容貌，想象他的性情和气概，雕刻家的意思，随随便便雕一个石像不如不雕，要雕就得把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来，让看见石像的人认识这位英雄，明白这位英雄，因而崇拜这位英雄。

功到自然成。雕刻家一边研究，一边想象，石像的模型在他心里渐渐完成了。石像的整个姿态应该怎样，面目应该怎样，小到一个手指头应该怎样，细到一根头发应该怎样，他都想好了。他的意思，只有依照他想好的样子雕出来，才是这位英雄的活生生的本身，不是死的石像。

雕刻家到山里采了一块大石，就动手工作。他心里有现成的模型，雕起来就有数，看看那块大石，什么地方应该留，什么地方应该去，都清楚明白。钢凿一下一下地凿，刀子一下一下地刻，大小石块随着纷纷往地上掉。象黄昏时星星的显现一样，起初模糊，后来明晰，这位英雄的像终于站在雕刻家面前了。真是一丝也不多，一毫也不少，正同雕刻家心里想的一模一样。

这石像抬着头，眼睛直盯着远方，表示他的志向远大无边。嘴张着，好象在那里喊“啊！”左胳膊圈向里，坚强有力，仿佛拢着他下面的千百万群众。右手握着拳，向前方伸着，筋骨突出象老树干，意思是谁敢侵犯他一丝一毫，他就不客气给他一下子。

市中心有一片空场，大家就把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空场的中心。立石像的台子是用石块砌成的，这些石块就是雕刻家雕像的时候凿下来的。这是一种新的美术建筑法，雕刻家说比用整块的方石垫在底下好得多。台子非常高，人到市里来，第一眼望见的就是这石像，就象到巴黎去第一眼望见的是那铁塔一样。

雕刻家从此成了名，因为他能够给古代英雄雕一个石像，使大家都满意。

为了石像成功曾经开一个盛大的纪念会。市民都聚集到市中心的空场，在石像下行礼，欢呼，唱歌，跳舞；还喝干了几千坛酒，挤破了几百身衣裳；摔伤了很多人的膝盖。从这一天起，大家心里有这位英雄，眼里有这位英雄，做什么事情都象比以前特别有力气，特别有意思。无论谁从石像下经过，都要站住，恭恭敬敬地。鞠个躬，然后再走过去。

骄傲的毛病谁都容易犯，除非圣人或傻子。那块被雕成英雄像的石头既不是圣人，又不是傻子，只是一块石头，看见人们这样尊敬他，当然就禁不住要骄傲了。

“看我多荣耀！我有特殊的地位，站得比一切都高。所有的市民都在下面给我鞠躬行礼。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心诚意的。这种荣耀最难得，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！”

他这话不是向浮游的白云说，白云无精打采的，没有心思听他的话；也不是向摇摆的树林说，树林忙忙碌碌的，没有工夫听他的话。他这话是向垫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块说的。骄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摆，也是世间的老规矩。但是他仍然抬起头，眼睛直盯着远方，对自己的伙伴连一眼也不瞟，这就见得他的骄傲是太过分了。他看不起自己的伙伴，不屑于靠近他们，甚至还有溜到嘴边又咽回去的一句话：“你们，垫在我下面的，算得了什么呢！”

“喂，在上面的朋友，你让什么东西给迷住心了？你忘了从前！”台子角上的一块小石头慢吞吞他说，象是想叫醒喝醉的人，个个字都说得清楚，着实。

“从前怎么样？”上面那石头觉得出乎意料，但是不肯放弃傲慢的气派。

“从前你不是跟我们混在一起吗？也没有你，也没有我们，咱们是一整块。”

“不错，从前咱们是一整块。但是，经过雕刻家的手，咱们分开了。钢凿一下一下地凿，刀子一下一下地刻，你们都掉下去了。独有我，成了光荣尊贵的、受全体市民崇拜的雕像。我高高在上是应当的。难道你们想跟我平等吗？如果你们想跟我平等，就先得叫地跟天平等！”

“嘻！”另一块小石头忍不住，出声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！没有礼貌的东西！”

“你不但忘了从前，也忘了现在！”

“现在又怎么样？”

“现在你其实也并没跟我们分开。咱们还是一整块，不过改了个样式。你看，从你的头顶到我们最下层，不是粘在一起吗？并且，正因为改成现在的样式，你的地位倒不安稳了。你在我们身上站着，只要我们一摇动，你就不能高高地……”

“除了你们，世间就没有石块了吗？”

“用不着费心再找别的石块了！那时候就没有你了，一跤摔下去，碎成千块万块，跟我们毫无分别。”

“没有礼貌的东西！胡说！敢吓唬我？”上面那石头生气了，又怕失去了自己的尊严，所以大声吆喝，象对囚犯或奴隶一样。

“他不信，”砌成台子的全体石块一齐说，“马上给他看看，把他扔下去！”

上面那石头吓了一跳，顾不得生气了，也暂时忘了自己的尊严，就用哀求的口气说：“别这样！彼此是朋友，连在一起粘在一起的朋友，何必故意为难呢！你们说的一点儿也不错，我相信，千万不要把我扔下去！”

“哈！哈！你相信了？”

“相信了，完全相信。”

危险算是过去了。骄傲象隔年的草根，冬天刚过去，就钻出一丝丝的嫩芽。上面那石头故意让语声柔和一些，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我想，我总比你们高贵一些吧，因为我代表一位英雄，这位英雄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。”

一块小石头带着讥笑的口气说：“历史全靠得住吗？几千年前的人自个儿想的事情，写历史的人都会知道，都会写下来，你说历史能不能全信？”

另一块石头接着说：“尤其是英雄，也许是个很平常的人，甚至是个坏蛋，让写历史的人那么一吹嘘，就变成英雄了；反正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。还有更荒唐的，本来没有这个人，明明是空的，经人一写，也就成了英雄了。哪吒，孙行者，不都是英雄吗？这些虽说是小说里的人物，可是在人的心里扎了根，这就小说跟历史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“我代表的那位英雄总不会是空虚的，”上面那石头有点儿不高兴，竭力想说服底下的那些石头，“看市民这样纪念他，崇拜他，一定是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英雄。”

“也未必！”六七块石头同时接着说。

一块伶俐的小石头又加上一句：“市民最大的本领就是纪念空虚，崇拜空虚。”

上面那石头更加不高兴了，自言自语他说：“空虚？我以为受人崇拜总是光荣的，难道我上了当……”

一块小石头也自言自语他说：“我们岂但上了当，简直受了罪——一辈子垫在空虚的底下……”

大家不再说话了，象是都在想事情。

半夜里，石像忽然倒下来，象游泳的人由高处跳到水里。离地高，摔得重，碎成千块万块。石像，连下面的台子，一点儿原来的样子也没有了，变成大大小小的石块，堆在地上。

第二天早晨，市民从石像前边过，预备恭恭敬敬地鞠躬，可是空场中心只有乱石块，石像不知哪里去了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说不出一句话，无精打采地走散了。

雕刻家在乱石块旁边大哭了一场，哀悼他生平最伟大的杰作。他宣告说，他从此不会雕刻了。果然，以后他连一件小东西也没雕过。

乱石块堆在空场的中心很讨厌，有人提议用它筑市外往北去的马路，大家都赞成。新路筑成以后，市民从那里走，都觉得很方便，又开了一个庆祝的盛会。

晴和的阳光照在新路上，块块石头都露出笑脸。他们都赞美自己说：

“咱们真平等！”

“咱们一点儿也不空虚！”

“咱们集合在一块儿，铺成真实的路，让人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！”

一九二九年作

书的夜话

年老的店主吹熄了灯，一步一步走上楼梯，预备去睡了。但是店堂里并不就此黑暗，青色的月光射进来，把这里照成个神奇的境界，仿佛立刻会有仙人跑出来似的。

店堂里三面靠墙壁都是书架子，上面站满了各式各样的书。有的纸色洁白，象女孩子的脸；有的转成暗黄，有如老人的皮肤。有的又狭又长，好比我们在哈哈镜里看见的可笑的长人；有的又阔又矮，使你想起那些肠肥脑满的商人。有的封面画着花枝，淡雅得很；有的是乱七八糟的一幅，好象是打仗的场面，又好象是一堆乱纷纷的虫豸。有的脊梁上的金字放出灿烂的光，跟大商店的电灯招牌差不多，吸引着你的视线；有的只有朴素的黑字标明自己的名字，仿佛告诉人家它有充实的内容，无须打扮得花花绿绿的。

这时候静极了，街上没有一点儿声音。月光的脚步向来是没有声响的，它默默地进来，进来，架上的书终于都沐浴在月光中了。这当儿，要是这些书谈一阵话，说说彼此的心情和经历，你想该多好呢？

听，一个温和的声音打破了室内的静寂。

“对面几位新来的朋友，你们才生下来不久吧？看你们颜色这样娇嫩，好象刚从收生婆的浴盆里出来似的。”

开口的是一本中年的蓝面书，说话的声调象一位喜欢问东问西的和善的太太。

“不，我们出生也有二十多年了，”新来的朋友中有一个这样回答。那是一本红面子的精致的书，里面的纸整齐而洁白。“我们一伙儿一共二十四本，自从主了下来，就一同住在一家人家，没有分离过。最近才来到这个新地方。”

“那家人家很爱你们吧？”蓝面书又问，它只怕谈话就此截止。

“当然很爱我们，”红面书高兴他说，“那家人家的主人很有趣，凡是咱们的同伴他都爱，都要收罗到他家里。他家里的藏书室比这里大多了，可是咱们的同伴挤得满满的，没有一点儿空地方。书橱全是贵重的木料做的，有玻璃门，又有木门，可以轮替装卸。木门上刻着我们的名字，都是当令第一流大书法家的手笔。我们住在里面，舒服，光荣，真是无比的高等生活。象这里的书架子，又破又脏，老实说，我从来不曾见过。可是现在也得挤在这里，唉，我们倒霉了！”

蓝面书不觉跟着伤感起来，叹息道：“世间的事情，往往就这样料想不到。”

“不过，二十多年的优越生活也享受得够了。”红面书到底年纪轻，能自己把伤感的心情排遣开，又回忆起从前的快乐来。“那主人得到我们的时候，心头充满着喜悦。他脸上露出十二分得意的神色，告诉他的每一个朋友说，‘我又得到了一种很好的书！’他的声调既郑重，又充满着惊喜，可见我们的价值比珍宝还要贵重。每得到一种咱们的同伴，他总是这样。这是他的好处，他懂得待人接物应该平等。他把我们摆在贵重木料做的书橱里，从此再也不来碰我们——我们最安适的就是这一点。他每天在书橱外面看我们一回，从这边看到那边，脸上当然带着微笑，有时候还点点头，好象说：‘你们好！’客人来了，他总不会忘记了说：‘看看我的藏书吧。’朋友们于是跟他走进藏书室，象走进了宝库一样赞叹道：‘好多的藏书啊！’他就谦逊

道：‘没有什么，不过一点点。可都是很好的书呢！’在许多的客人面前受这样的赞扬，我们觉得异常光荣。这二十多年的生活呀，舒服，光荣，我们真享受得够了！”

“那么你们为什么离开了他呢？”这个问题在蓝面书的喉咙口等候多时了。

“他破产了！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只见他忽然变了样子，眉头皱紧，没有一点笑意，时而搔头皮，时而唉声叹气。收买旧货的人有十几个，历乱地在他家里各处翻看，其中一个就把我们送到这里来了。不知道许多同伴怎样了。也许他们迟来几天，在这里，我们将会跟他们重新相聚。”

“这才有趣呢。你们来到这里，因为主人破了产，而我们来到这里，却因为主人发了财。”

说话的是一本紫面金绘的书。这本书虽然不破，但是沾了好些墨迹和尘土。可见它以前的处境未必怎么好，也不过是又破又脏的书架子罢了。它的语调带着滑稽的意味，好象游戏场里涂白了鼻子引人发笑的角色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蓝面书动了好奇心，禁不住问。

“发了财还会把你丢了！”红面书也有点不相信。“象我们从前的主人，假如不破产，他是永远本肯放弃我们的。”

“哈哈，你们不知道。我的旧主人为了穷，才需要我和我的同伴。等到发了财，他的愿望已经达到，我们对他还有什么用呢？他的经历很好玩，你们喜欢听，我就说给你们听听。反正睡不着，今晚的月光太好了。”

“我感谢你。”蓝面书激动他说，“近来我每晚失眠，谁跟我说个话儿，解解我的寂寞，我都感谢。何况你说的一定是很有趣的。”

“那么我就说。他是个要看书而没有书的人，又是个要看书而不看书的人。怎么说呢？他本来很穷，见到书铺子里满屋子的书，书里有各种的学问，他想：如果能从这些学问中间吸取一部分，只消最小最小的一部分，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处境改善一点儿吧。但是他买不起书。那时候，他是要看书而没有书。后来，他好容易攒了一点钱，抱着很大的热心跑到书铺子里，买了几种他最想望的书。他看得真用心，把书里最微细的错误笔画都——校出来了。靠他的聪明，他有了新的发现。他以为把整本书从头看到尾是很愚蠢的，简捷的办法只消看前头的序文。序文往往把全书的大要都讲明白了，知道了大要，不就是抓住了全书的灵魂吗？以后他买了书就按照他的新发现办，一直到他完全抛弃我们。因此，他的书只有封面沾污了，只有开头几页印上了他的指痕，此外全是干干净净的，只看我就是个榜样。你要是问他做什么，他当然是看书。但是单看一篇序文能算看书吗？所以我说，他要看书而不看书。”

“啊，可笑得很。他的发现哪里说得上聪明！”红面书象爽直的青年一样笑了。

“没有完呢！”紫面书故意用冷冰冰的口气说，“我还没有说到他的发财。你们知道他怎样发了财？他看了好几本书的序文，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某某几本书的比较研究和批评》，投给了报馆。过了几天，报上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了，背后有主笔的按语，说这篇文章如何如何有意思，非博通各种学问的人是写不出来的。

他得到了一笔稿费，这一快活真没法比拟。他想：‘这才来了！改善处境的道路已经打开，大步朝前走吧！’

于是他继续写文章，材料当然不用愁，有许许多多的书的序文在那里。稿费一笔一笔送到，名誉拍着翅膀跟了来，他渐渐成为了了不起的人物。学校请他指定学生必读的书，图书馆请他鉴定古版书的真伪。报馆的编辑和演讲会的发起人等候在他的会客室里，一个说：‘给我们写一篇文章吧！’一个说：‘给我们作一回演讲吧！’他的回答常常是‘没有工夫想’。请求的人于是说：‘关于书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还用得着想吗？你的脑子犹如大海，你只要舀出一勺来，我们就象得到了最滋补的饮料了。’他迟疑再三，算是勉强答应下来。请求的人就飞一般回去，在报上刊登预告，把他的名字写得饭碗一样大，还加上‘读书大家’‘博览群书’一类的字眼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想到计算他的财产。‘啊，成了富翁了吗！’他半信半疑地喊了出来。他拧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感觉到痛，知道并非在梦中。他就想自己已经成了富翁，何必再去看那些序文呢？可做的事情不是多着吗？他招了个旧货商来，把所有的书都卖了，从此他完全丢开我们了。现在，他已经开了个什么公司在那里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蓝面书自言自语，它听得出神。

“在运走的时候，我从车上摔了下来。我躺在街头，招呼同伴们快来扶我。他们一个也没听见，好象前途有什么好境遇等着他们，心早已不在身上了。后来一个苦孩子把我捡起来，送到了这里。”紫面书停顿一下，冷笑说，“我心里很平静，不巴望有什么好境遇，只要能碰到一个真要看我的主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真要看书的主人，算我遇到得最多了。然而也没有什么意思。”说这话的是一本破书，没有封面，前后都脱落了好些页，纸色转成灰黑，字迹若有若无。它的声音枯涩，又夹杂着咳嗽，很不容易听清楚。

红面书顺着破书的意思说：“老让主人看确乎没有意思，时时刻刻被翻来翻去，那种疲劳怎么受得了。老公公，看你这样衰弱，大概给主人翻得太厉害了。象我以前，主人从不碰我，那才安逸呢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，”破书摇摇头，又咳嗽起来。

“那倒要听听，老公公是什么意思。”紫面书追问一句。它心里当然不大佩服，以为书总是让人看的，有人看还说没意思，那么书的种族也无妨毁掉了。

“你们知道我多大年纪？”破书倚老卖老地问。

“在这里没有一个及得上你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你是我们的老前辈。”蓝面书抢出来献殷勤。

“除掉零头不算，我已经三千岁了。”

“啊，三千岁！古老的前辈！咱们的光荣！”许多静静听着没开过口的书也情不自禁地喊出来。

“这并不希奇，我不过出生在前罢了，除了这一点，还不是同你们一个样？”破书等大家安静下来，才继续往下说，“在这三千多年里头，我遇到的主人不下一百三十个。可是你们要知道，我流落到旧书铺里，现在还是第一次呢。以前是由第一个主人传给第二个，第二个又传给第三个，一直传了一百几十回。他们的关系是师生：老师传授，学生承受。老师干的就是依据着我教，学生干的就是依据着我学。传到第一二十代，学起来渐渐难了，等到明白个大概，可以教学生了，往往已经是白发老翁。再往后，当然也不会变得容易一些。他们传授的越来越少了，在这个人手里掉了三页，在那个人

手里丢了五页，直把我弄成现在这副寒酸的样子。”

“老公公，你不用烦恼，”蓝面书怕老人家伤心，赶紧安慰他，“凡是古老的东西总是破碎不全的。破碎不全，才显得古色古香呢。”

“破碎不全倒也没有什么，”破书的回答出于蓝面书的意料，“我只为我的许多主人伤心。他们依据着我耗尽心力学，学成了，就去教学生。学生又依据着我耗尽心力学，学成了，又去教学生。我被他们吃进去，吐出来，是一代；再吃进去，再吐出来，又是一代。除了吃和吐，他们没干别的事。我想，一个人总得对世间做一点事。世间固然象大海，可是每一个人应该给大海添上自己的一勺水。我的许多主人都过去了，不能回来了，他们的一勺水在哪里呢！如果没有我，不把吃下去吐出来耗尽了他们的一生，他们也许能干点事吧。我为他们伤心，同时恨我自己。现在流落到旧书铺里，我一点不悲哀。假若明天落到了垃圾桶里，我觉得也是分所应得。”

“老公公说得不错。要看书的也不可一概而论。象老公公遇见的那许多主人，他们太要看书，只知道看书，简直是书痴了，当然没有什么意思。”紫面书十分佩服他说。

月光不知在什么时候默默地溜走了。黑暗中，破书又发出一声伤悼它许多主人的叹息。

一九三 年作

皇帝的新衣

从前安徒生写过一篇故事，叫《皇帝的新衣》，想来看过的人很不少。

这篇故事讲一个皇帝最喜欢穿新衣服，就被两个骗子骗了。骗子说，他们制成的衣服漂亮无比，并且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凡是愚笨的或不称职的人就看不见。他们先织衣料，接着就裁，就缝，都只是用手空比划。皇帝派大臣去看好几次。大臣没看见什么，但是怕人家说他们愚笨，更怕人家说他们不称职，就都说看见了，确是非常漂亮。新衣服制成的一天，皇帝正要举行一种大礼，就决定穿了新衣服出去。两个骗子请皇帝穿上了新衣服。旁边伺候的人谁也没看见新衣服，可是都怕人家说他们愚笨，更怕人家说他们不称职，就一齐欢呼赞美。皇帝也就表示很得意，裸体走出去了。沿路的民众也象看得十分清楚，一致颂扬皇帝的新衣服。可是小孩子偏偏爱说真心话，有一个喊出来：“看哪，这个人没穿衣服。”大家听到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笑了，终于喊起来：“啊！皇帝真是没穿衣服！”皇帝听得真真的，知道上了当，象浇了一桶凉水；可是事情已经这样，也不好意思再说回去穿衣服，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去。

以后怎么样呢？安徒生没说。其实是以后还有许多事情的。

皇帝一路向前走，硬装作得意的样子，身子挺得格外直，以致肩膀和后背部有点儿酸疼了。跟在后面给他拉着空衣襟的侍臣知道自己正在做非常可笑的事情，直想笑；可是又不敢笑，只好紧紧地咬住下嘴唇。护卫的队伍里，人人都死盯着地，不敢斜过眼去看同伴一眼；只怕彼此一看，就憋不住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民众没有受过侍臣、护卫那样的训练，想不到咬紧嘴唇，也想不到死盯着地，既然说破了，说笑声就沸腾起来。

“哈哈，看不穿衣服的皇帝！”

“嘻嘻，简直疯了！真不害臊！”

“瘦猴！真难看！”

“吓，看他的胳膊和大腿，象退毛的鸡！”

皇帝听到这些话，又羞又恼，越羞越恼，就站住，吩咐大臣们说：“你们没听见这群不忠心的人在那里嚼舌头吗！为什么不管！我这套新衣服漂亮无比，只有我才配穿；穿上，我就越显得尊严，高贵：你们不是都这样说吗？这群没眼睛的浑蛋！以后我要永远穿这一套！谁故意说坏话就是坏蛋，反叛，立刻逮来，杀！就，就，就这样。赶紧去，宣布，这就是法律，最新的法律。”

大臣们不敢怠慢，立刻命令手下的人吹号筒，召集人民，用最严厉的声调把新法律宣布了。果然，说笑声随着停止了。皇帝这才觉得安慰，又开始往前走。

可是刚走出不很远，说笑的声音很快地由细微变得响亮起来。

“哈哈，皇帝没……”

“哈哈，皮肤真黑……”

“哈哈，看肋骨一根根……”

“他妈的！从来没有的新……”

皇帝再也忍不住了，脸气得一块黄一块紫，冲着大臣们喊：“听见吗？”

“听见了，”大臣们哆嗦着回答。

“忘了刚宣布的法律啦？”

“没，没……”大臣们来不及说完，就转过身来命令兵士，“把所有说笑的人都抓来！”

街上一阵大乱。兵士跑来跑去，象圈野马一样，用长枪拦截逃跑的人。人们往四面逃，有的摔倒了，有的从旁人的肩上窜出去。哭，叫，简直是乱成一片。结果捉住了四五十个人，有妇女，也有小孩子。皇帝命令就地正法，为的是叫人们知道他的话是说一不二，将来没有人再敢犯那新法律。

从此以后，皇帝当然不能再穿别的衣服。上朝的时候，回到后宫的时候，他总是裸着身体，还常常用手摸摸这，摸摸那，算作整理衣服的皱纹。他的妃子和侍臣们呢，本来也忍不住要笑的；日子多了，就练成一种本领，看到他黑瘦的身体，看到他装模作样，无论觉得怎么可笑，也装得若无其事，不但不笑，反倒象是也相信他是穿着衣服的。在妃子和侍臣们，这种本领是非有不可的；如果没有，那就不要说地位，简直连性命也难保了。

可是天地间什么事情都难免例外，也有因为偶尔不小心就倒了霉的。

一个是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。一天，她陪着皇帝喝酒，为了讨皇帝的欢喜，斟满一杯鲜红的葡萄酒送到皇帝嘴边，一面撒着娇说：“愿你一口喝下去，祝你寿命跟天地一样长久！”

皇帝非常高兴，嘴张开，就一口喝下去。也许喝得太急了，一声咳嗽，酒喷出很多，落在胸膛上。

“啊呀！把胸膛弄脏了！”

“什么？胸膛！”

妃子立刻醒悟了，粉红色的脸变成灰色，颤颤抖抖地说：“不，不是；是衣服脏了……”

“改口也没有用！说我没穿衣服，好！你愚笨，你不忠心，你犯法了！”皇帝很气愤，回头吩咐侍臣：“把她送到行刑宫那里去。”

又一个是很有学问的大臣。他虽然也勉强随着同伴练习那种本领，可是一看见皇帝一丝不挂地坐在宝座上，就觉得象个去了毛的猴子。他总怕什么时候不小心，笑一声或说错一句话，丢了性命。所以他假说要回去侍奉年老的母亲，向皇帝辞职。

皇帝说：“这是你的孝心，很好，我准许你辞职。”

大臣谢了皇帝，转身下殿，好象肩上摘去五十斤重的大枷，心里非常痛快，不觉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回可好了，再不用看不穿衣服的皇帝了。”

皇帝听见仿佛有“衣服”两个字，就问下面伺候的臣子：“他说什么啦？”

臣子看看皇帝的脸色，很严厉，不敢撒谎，就照实说了。

皇帝的怒气象一团火喷出来，“好！原来你是不愿意看见我，才想回去。——那你就永远也不用想回去了！”他立刻吩咐侍臣：“把他送到行刑宫那里去。”

经过这两件事以后，无论在朝廷或后宫，人们都更加谨慎了。

可是一般人民没有妃子和群臣那样的本领，每逢皇帝出来，看到他那装模作样的神气，看到他那干柴一样的身体，就忍不住要指点，要议论，要笑。结果就引起残酷的杀戮。皇帝祭天的那一回，被杀的有三百多人；大阅兵的那一回，被杀的有五百多人；巡行京城的那一回，因为经过的街道多，说笑的人更多，被杀的竟有一千多人。

人死得太多，太惨，一个慈心的老年大臣非常不忍，就想设法阻止。他知道皇帝是向来不肯认错的；你要说他错，他越说不错，结果还是你自己吃

亏。妥当的办法是让皇帝自愿地穿上衣服；能够这样，说笑没有了，杀戮的事情自然也就没有了。他一连几夜没睡觉，想怎么样才能让皇帝自愿地穿上衣服。

办法算是想出来了。那老臣就去朝见皇帝，说：“我有个最忠心的意思，愿意告诉皇帝。你向来喜欢新衣服，这非常对。新衣服穿在身上，小到一个钮扣都放光，你就更显得尊严，更显得荣耀。可是近来没见你做新衣服，总是国家的事情多，所以忘了吧？你身上的一套有点儿旧了，还是叫缝工另做一套，赶紧换上吧！”

“旧了？”皇帝看看自己的胸膛和大腿，又用手上上下下摸一摸，“没有的事！这是一套神奇的衣服，永远不会旧。我要永远穿这一套，你没听见我说过吗？你让我换一套，是想叫我难看，叫我倒霉。就看你向来还不错，年纪又大了，不杀你；去住监狱去吧！”

那老臣算是白抹一鼻子灰，杀人的事情还是一点儿也没减少。并且，皇帝因为说笑总不能断，心里很烦恼，就又规定一条更严厉的法律。这条法律是这样：凡是皇帝经过的时候，人民一律不准出声音，出声音，不管说的是什么，立刻捉住，杀。

这条法律宣布以后，一般老成人觉得这太过分了，他们说，讥笑治罪固然可以，怎么小声说说别的事情也算犯罪，也要杀死呢？大伙就聚集到一起，排成队，走到皇宫前，跪在地上，说有事要见皇帝。

皇帝出来了，脸上有点儿惊慌，却装作镇静，大声喊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！难道要造反吗？”

一般老成人头都不敢抬，连声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皇帝说的那样的话，我们做梦也不敢想。”

皇帝这才放下心，样子也立刻象是威严高贵了。他用手摸摸其实并没有的衣襟，又问：“那么你们是来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请求皇帝，给我们言论自由，给我们嬉笑自由。那些胆敢说皇帝、笑皇帝的，确是罪大恶极，该死，杀了一点儿也不冤枉。可是我们决不那样，我们只要言论自由，只要嬉笑自由。请皇帝把新定的法律废了吧！”

皇帝笑了笑，说：“自由是你们的東西吗？你们要自由，就不要做我的人民；做我的人民，就得遵守我的法律。我的法律是铁的法律。废了？吓，哪有这样的事！”他说完，就转过身走进去。

一般老成人不敢再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有几个人略微抬起头来偷看看，原来皇帝早已走了；没有办法，大家只好回去。从此以后，大家就变了主意，只要皇帝一出来，就都关上大门坐在家里，谁也不再出去看。

有一天，皇帝带着许多臣子和护卫的兵士到离宫去。经过的街道，空空洞洞的，没有一个人；家家的门都关着。大街上只有嚓、嚓、嚓的脚步声，象夜里偷偷地行军一样。

可是皇帝还是疑心，他忽然站住，歪着头细听。人家的墙里象是有声音，他严厉地向大臣们喊：“没听见吗！”

大臣们也立刻歪着头细听，赶紧瑟缩地回答：

“听见啦，是小孩子哭。”

“还有，是一个女人唱歌。”

“有笑的声音——象是喝醉了。”

皇帝的怒火又爆发了，他大声向大臣们吆喝：“一群没用的东西！忘了

我的法律啦？”

大臣们连声答应几个“是”，转过身就命令兵士，把里面有声音的门都打开，不论男女，不论大小，都抓出来，杀。

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兵士打开很多家的大门，闯进去捉人；这许多家的男男女女、大大小小就一拥跑出来。他们不向四外逃，却一齐扑到皇帝跟前，伸手撕皇帝的肉，嘴里大声喊：“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！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！”

这真是从来没见过的又混乱又滑稽的场面。男人的健壮的手拉住皇帝的枯枝般的胳膊，女人的白润的拳头打在皇帝的黑黄的胸膛上，有两个孩子也挤上来，一把就揪住皇帝腋下的黑毛。人围得风雨不透，皇帝东窜西撞，都被挡回来；他又想蹲下，学刺猬，缩成一个球，可是办不到。最不能忍的是腋下痒得难受，他只好用力夹胳膊，可是也办不到。他急得缩脖子，皱眉，掀鼻子，咧嘴，简直难看透了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兵士从各家回来，看见皇帝那副倒霉的样子，活象被一群马蜂螫得没法办的猴子，也就忘了他往常的尊严，随着大家哈哈笑起来。

大臣们呢，起初是有些惊慌的，听见兵士笑了，又偷偷看看皇帝，也忍不住哈哈笑起来。

笑了一会儿，兵士和大臣们才忽然想到，原来自己也随着人民犯了法。以前人民笑皇帝，自己帮皇帝处罚人民，现在自己也站在人民一边了。看看皇帝，身上红一块紫一块，哆嗦成一团，活象水淋过的鸡，确是好笑。好笑的就该笑，皇帝却不准笑，这不是浑蛋法律吗？想到这里，他们也随着人民大声喊：“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！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！”

你猜皇帝怎么样？他看见兵士和大臣们也倒向人民那一边，不再怕他，就象从天上掉下一块大石头砸在头顶上，身体一软就瘫在地上。

一九三 年作

含羞草

一棵小草跟玫瑰是邻居。小草又矮又难看，叶子细碎，象破梳子，茎瘦弱，象麻线，站在旁边，没一个人看它。玫瑰可不同了，绿叶象翡翠雕成的，花苞饱满，象奶牛的乳房，谁从旁边过，都要站住细看看，并且说：“真好看！快开了。”

玫瑰花苞里有一个，仰着头，扬扬得意地说：“咱们生来是玫瑰花，太幸运了。将来要过什么样的幸福生活，现在还不能很一定，咱们先谈谈各自的愿望吧。春天这么样长，闷着不谈谈，真有点儿烦。”

“我愿意来一回快乐的旅行，”一个脸色粉红的花苞抢着说，“我长得漂亮，这并不是我自己夸，只要有眼睛的就会相信。凭我这副容貌，我想跟我一块儿去的，不是阔老爷，就是阔小姐。只有他们才配得上我呀。他们的衣服用伽南香熏过，还洒上很多巴黎的香水，可是我蹲在他们的衣襟上，香味最浓，最新鲜，真是压倒一切，你说这是何等荣耀！车，不用说，当然是头等。椅子呢，是鹅绒铺的，坐上去软绵绵的，真是舒服得不得了。窗帘是织锦的，上边的花样是有名的画家设计的。放下窗帘，你可以欣赏那名画，并且，车里光线那么柔和，睡一会儿午觉也正好。要是拉开窗帘，那就更好了，窗外边清秀的山林，碧绿的田野，在那里飞，飞，飞，转，转，转。这样舒服的旅行，我想是最有意思的了。”

“你想得很不错呀！”好些玫瑰花苞在暖暖的春天本来有点儿疲倦，听它这么一说，精神都来了，好象它们自己已经蹲在阔老爷阔小姐的衣襟上，正坐在头等火车里作快乐的旅行。

可是左近传来轻轻的慢慢的声音：“你要去旅行，这确是很有意思，可是，为什么一定要蹲在阔老爷阔小姐的衣襟上呢？你不能谁也不靠，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吗？并且，你为什么偏看中了头等车呢？一样是坐火车，我劝你坐四等车。”

“听，谁在那儿说怪活？”玫瑰花苞们仰起头看，天青青的，灌木林里只有几个蜜蜂嗡嗡地飞，鸟儿一个也没有，大概是到树林里玩耍去了——找不到那个说话的。玫瑰花苞们低下头一看，明白了，原来是邻居的小草，它抬起头，摇摆着身子，象是一个辩论家，正在等对方答复。

“头等车比四等车舒服，我当然要坐头等车，”愿意旅行的那个玫瑰花苞随口说。说完，它又想，象小草这么卑贱的东西，怎么能懂得什么叫舒服，非给它解释一下不可。它就用教师的口气说：“舒服是生活的尺度，你知道吗？过得舒服，生活才算有意义，过得不舒服，活一辈子也是白活。所以吃东西就要山珍海味，穿衣服就要绫罗绸缎。吃杂粮，穿粗布，自然也可以将就活着，可是，有吃山珍海味、穿绫罗绸缎舒服吗？当然没有。就为这个，我就不能吃杂粮，穿粗布。同样的道理，四等车虽然也可以坐着去旅行，我可看不上。座位那么脏，窗户那么小，简直得憋死。你倒劝我去坐四等车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

小草很诚恳地说：“哪样舒服，哪样不舒服，我也不是不明白，只是，咱们来到这世界，难道就专为求舒服吗？我以为不见得，并且不应该。咱们不能离开同伴，自个儿过日子。并且，自己舒服了，看见旁边有好些同伴正在受罪，又想到就因为自己舒服了他们才受罪，舒服正是罪过，这时候舒服还能不变成烦恼吗？知道是罪过，是烦恼，还有人肯去做吗？求舒服，想吃

好的，穿好的，用好的，都是不知道反省、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罪过的人做的。”

愿意旅行的那个玫瑰花苞冷笑了一声，很看不起小草的样子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大家挤在监狱似的四等车里去旅行，才是最合理啦！那么，最舒服的头等车当然用不着了，只好让可怜的四等车在铁路上跑来跑去了，这不是退化是什么！你大概还没知道，咱们的目的是世界走向进化，不是走向退化。”

“你居然说到进化！”小草也冷笑一声，“我真忍不住笑了。你自己坐头等车，看着别人猪羊一样在四等车里挤，这就算是走向进化吗？照我想，凡是有一点儿公平心的，他也一样盼望世界进化，可是在大家不能都有头等车坐的时候，他就宁可坐四等车。四等车虽然不舒服，比起亲自干不公平的事情来，还舒服得多呢。”

“嘘！嘘！嘘！”玫瑰花苞们嫌小草讨厌，象戏院的观众对付坏角色一样，想用声音把它哄跑，“无知的小东西，别再胡说了！”

“咱们还是说说各自的希望吧。谁先说？”一个玫瑰花苞提醒大家。

“我愿意在赛花会里得第一名奖赏。”说话的是一朵半开的玫瑰花，它用柔和的颤音说，故意显出娇媚的样子，“在这个会上，参加比赛的没有凡花野花，都是世界上第一等的，稀有的，还要经过细心栽培，细心抚养，一句话，完全是高等生活里培养出来的。在这个会上得第一名奖赏，就象女郎当选全世界的头一个美人一样，真是什么荣耀也比不上。再说会上的那些裁判员，没一个是一知半解的，他们学问渊博，有正确的审美标准，知道花的姿势怎么样才算好，颜色怎么样才算好，又有历届赛花会的记录作参考，当然一点儿也不会错。他们判定的第一名，是地地道道的第一名，这是多么值得骄傲。还有呢，彩色鲜明气味芬芳的会场里，挤满了高贵的文雅的男女游客，只有我，站在最高的紫檀几上的古瓷瓶里，在全会场的中心，收集所有的游客的目光。看吧，爱花的老翁沾着胡须向我点头了，华贵的阔老挺着肚皮向我出神了，美丽的女郎也冲着我，从红嘴唇的缝儿里露出微笑了。我，这时候，简直快活得醉了。”

“你也想得很不错呀！”好些玫瑰花苞都一致赞美。可是想到第一名只能有一个，就又都觉得第一名应该归自己，不应该归那个半开的：不论比种族，比生活，比姿势，比颜色，自己都不比那个半开的差。

但是那个好插嘴的小草又说话了，态度还是很诚恳的：“你想上进，比别人强，志气确是不错。可是，为什么要到赛花会里去争第一名呢？你不能离开赛花会，显显你的本事吗？并且，你为什么这样相信那些裁判员呢？依我说，同样的裁判，我劝你宁可相信乡村的庄稼老。”

“你又胡说！”玫瑰花苞们这回知道是谁说话了，低下头看，果然是那邻居的小草，它抬着头，摇摆着身子，在那里等着答复。

愿意得奖的玫瑰花苞歪着头，很看不起小草的样子，自言自语说：“相信庄稼老的裁判？太可笑了！不论什么事，都有内行，有外行，外行夸奖一百句，不着边儿，不如内行的一句。我不是说过吗？赛花会上那些裁判员，有学问，有标准，又有丰富的参考，对于花，他们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内行。为什么不相信他们的裁判呢？”它说到这里，心里的骄傲压不住了，就扭一扭身子，显显漂亮，接着说：“如果我跟你这不懂事的小东西摆在一起，他们一定选上我，踢开你。这就证明他们有真本领，能够辨别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。为什么不相信他们的裁判呢？”

“我并不想跟你比赛，抢你的第一名，”小草很平静地说，“不过你得知道，你们以为最美丽的东西，不过是他们看惯了的东西罢了。他们看惯了把花朵扎成大圆盘的菊花，看惯了枝干弯曲得不成样子的梅花，就说这样的花最美丽。就说你们玫瑰吧，你们的祖先也这么臃肿吗？当然不是。也因为他们看惯了臃肿的花，以为臃肿就是美，园丁才把你们培养成这样子，你还以为这是美丽吗？什么爱花的老翁，华贵的阔老，美丽的女郎，还有有学问有标准的裁判员，他们是一伙儿，全是用习惯代替辨别的人物。让他们夸奖几句，其实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愿意得奖的玫瑰花苞生气了，噘着嘴说：“照你这么一说，赛花会里就没一个人能辨别啦？难道庄稼老反倒能辨别吗？只有庄稼老有辨别的眼光，咳！世界上的艺术真算完了！”

“你提到艺术，”小草不觉兴奋起来，“你以为艺术就是故意做成歪斜屈曲的姿势，或者高高地站在紫檀几上的古瓷瓶里吗？依我想，艺术要有活跃的生命，真实的力量，别看庄稼老……”

“不要听那小东西乱说了，”另一个玫瑰花苞说，“看，有人买花来了，咱们也许要离开这里了。”

来的是个肥胖的厨子，胳膊上挎着个篮子，篮子里盛着脖子割破的鸡，腮一起一落的快死的鱼，还有一些青菜和莴苣。厨子背后跟着个弯着腰的老园丁。

老园丁举起剪刀，喀嚓喀嚓，剪下一大把玫瑰花苞。这时候，有个蜜蜂从叶子底下飞出来，老园丁以为它要螫手，一袖子就把它拍到地上。

剪下来的玫瑰花苞们一半好意，一半恶意，跟小草辞别说：“我们走了，荣耀正在等着我们。你自个儿留在这里，也许要感到寂寞吧？”它们顺手推一下小草的身体，算是表示恋恋不舍的感情。

一阵羞愧通过小草的全身，破梳子般的叶子立刻合起来，并且垂下去，正象一个害羞的孩子，低着头，垂着胳膊。它替无知的庸俗的玫瑰花苞们羞愧，明明是非常无聊，它们却以为十分光荣。

过了一会，小草忽然听见一个低微的嗡嗡的声音，象病人的呻吟。它动了怜悯的心肠，往四下里看看，问：“谁哼哼哪？碰见什么不幸的事情啦？”

“是我，在这里。我被老园丁拍了一下，一条腿受伤了，痛得很厉害。”声音是从玫瑰丛下边的草里发出来。

小草往那里看，原来是一只蜜蜂。它很悲哀地说：“腿受伤啦？要赶紧找医生去治，不然，就要成瘸子了。”

“成了瘸子，就不容易站在花瓣上采蜜了！这还了得！我要赶紧找医生去。只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医生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——喔，想起来了，常听人说‘药里的甘草’，甘草是药材，一定知道什么地方有医生。隔壁有一棵甘草，等我问问它。”小草说完，就扭过头去问甘草。

甘草回答说，那边大街上，医生多极了，凡是门口挂着金字招牌，上边写某某医生的都是。

“那你就快到那边大街上，找个医生去治吧！”小草催促蜜蜂说，“你还能飞不能？要是还能飞，你要让那只受伤的腿蜷着，防备再受伤。”

“多谢！我就照你的话办。我飞是还能飞，只是腿痛，连累得翅膀没力气。忍耐着慢慢飞吧。”蜜蜂说完，就用力扇翅膀，飞走了。

小草看蜜蜂飞走了，心里还是很惦记它，不知道能不能很快治好，如果十天半个月不能好，这可怜的小朋友就要耽误工作了。它一边想，一边等，等了好半天，才见蜜蜂哭丧着脸飞回来，翅膀象是断了的样子，歪歪斜斜地落下来，受伤的腿照旧蜷着。

“怎么样？”小草很着急地问，“医生给你治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找遍了大街上的医生，都不肯给我治。”

“是因为伤太重，他们不能治吗？”

“不是。他们还没看我的腿，就跟我要很贵的诊费。我说我没有钱，他们就说没钱不能治。我就问了，‘你们医生不是专给人家治病的吗？我受了伤为什么不给治？’他们反倒问我，‘要是谁有病都给治，我们真是吃饱了没事做吗？’我就说，‘你们懂得医术，给人治病，正是给社会尽力，怎么说吃饱了没事做呢？’他们倒也老实，说，‘这种力我们尽不了，你把我们的捧得太高了。我们只知道先接钱，后治病。’我又问，‘你们诊费诊费不离口，金钱和治病到底有什么分不开的关系呢？’他们说，‘什么关系？我们学医术，先得花钱，目的就在现在给人治病挣更多的钱。你看金钱和治病的关系怎么能分开？’我再没什么话跟他们说了，我拿不出诊费，只好带着受伤的腿回来。朋友，我真没想到，世界上有这么多医生，却不给没钱的人治病！”蜜蜂伤感极了，身体歪歪斜斜的，只好靠在小草的茎上。

又是一阵羞愧通过小草的全身，破梳子般的叶子立刻合起来，并且垂下去，正象一个害羞的孩子，低着头，垂着胳膊。它替不合理的世间羞愧，有病走进医生的门，却有被拒绝的事情。

没多大工夫，一个穿短衣服的男子来了，买了小草，装在盆里带回去，摆在屋门前。屋子是草盖的，泥土打成的墙，没有窗，只有一个又矮又窄的门。从门往里看，里边一片黑。这屋子附近，还有屋子，也是这个样子。这样的草屋有两排，面对面，当中夹着一条窄街，满地是泥，脏极了，苍蝇成群，有几处还存了水。水深黑色，上边浮着一层油光，仔细看，水面还在轻轻地动，原来有无数子在里边游泳。

小草正往四外看，忽然看见几个穿制服的警察走来，叫出那个穿短衣服的男子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早就叫你搬开，为什么还赖在这里？”

“我没地方搬哪！”男子愁眉苦脸地回答。

“胡说！市里空房子多得很，你不去租，反说没地方搬！”

“租房子得钱，我没钱哪！”男子说着，把两只手一摊。

“谁叫你没钱！你们这些破房子最坏，着了火，一烧就是几百家，又脏成这样，闹起瘟疫来，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。早就该拆。现在不能再容让了，这里要建筑华丽的市场，后天开工。去，去，赶紧搬，赖在这里也没用！”

“往哪儿搬！叫我搬到露天去吗？”男子也生气了。

“谁管你往哪儿搬！反正得离开这儿。”说着，警察就钻进草屋，紧接着是一件东西就从屋里飞出来，掉在地上，嘭！是一个饭锅。饭锅在地上连滚带跑，碰着小草的盆子。

又是一阵羞愧通过小草的全身，破梳子般的叶子立刻合起来，并且垂下去，正象一个害羞的孩子，低着头，垂着胳膊。它替不合理的世间羞愧，要建筑华丽的市场，却有不管人家住在什么地方事情。

这小草，人们叫它“含羞草”，可不知道它羞愧的是上边讲的一些事情。

一九三 年作

蚕和蚂蚁

撒，撒，撒，象秋天细雨的声音，所有的蚕都在那里吃桑叶。它们也不管桑叶是好是坏，只顾往下吞，好象它们生到世上来，只有吃桑叶一件大事。

不大一会儿，桑叶光了，只剩下一些脉络。蚕的灰白色的身体完全露出来，连成一个平面，在那里波动。养蚕的人来了，又盖上大批桑叶，撒撒撒的声音跟着响起来，并且更响了，象一阵秋风吹过，送来紧急的雨声。

蚕里有一条，蹲在竹器的边上，挺着胸，抬着头，不吃桑叶，并且一动也不动。它是要入眠吗？是吃得太饱吗？不，都不是，它是正在那里想。看它那副神气，伊然是个沉默深思的思想家。

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能想，到底会弄明白的。

它先想自己生在世上究竟为了什么，是不是专为吃桑叶这件大事。它查考祖先的历史，看它们的经历怎么样。祖先是吃够了桑叶做成茧，人们把茧扔到开水里，抽出丝来织成绸缎，做成华丽的衣裳。它明白了，蚕生到世上来，唯一的大事是做茧。吃桑叶并不是大事，只是一种手段，不吃桑叶就做不成茧，为做茧就得先吃桑叶。想到这里，它灰心极了，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原来是为那全不相干的“人”！它再不想吃桑叶了，只是挺着胸，抬着头，一动也不动地蹲在竹器边上。

又一批新桑叶盖到蚕身上，急雨似的声音又紧跟着响起来。只有它，连看都不看。

左近有个细微的声音招呼它：“朋友，又上新菜啦！怎么不吃啊？客气可就吃不着啦。”

它头也不回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们只知道‘吃’，‘吃’！我饱得很，太饱了，不想吃！”

“你一定在什么地方吃了更好的东西吧？”话刚说完，来不及等答话，嘴早就顺着桑叶边缘一上一下地啃去了。

“更好的东西！你们就不能把‘吃’扔下，动动脑筋吗？我饱了，是因为厌恶，很深的厌恶！”

“你厌恶什么？”

“厌恶什么？厌恶工作。没有比工作更讨厌的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决定不再工作。我刚编一个歌，唱给你听听。”它就唱起来：

什么叫工作！
没意思，没道理，
什么也得不到，白费力气。
我们不要工作，
看看天，望望地，
一直到老死，乐得省力。

但是跟它说话的那条蚕还没听完它的新歌，就爬到另一张桑叶的背面去了。其余的蚕全没留心有个朋友决心不吃桑叶的事。

什么叫工作！
没意思，没道理，
……

它一边唱，一边爬，就到了竹器的外边。既然决定不再工作，何妨离开工作的地方呢？并且，那些糊里糊涂只知道吃的同伴，也实在叫人看着生气。

它从木架上往下爬，恨不得赶紧离开，脚的移动就加快，不大工夫就爬到屋子外边的地面上。它站住，听听，听不见同伴吃桑叶的声音了，就挺起胸，抬起头，开始过那“看看天，望望地”的“不要工作”的日子。

忽然象针刺似的，它觉着尾巴那儿一阵痛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一下，连忙回头看，原来是一个蚂蚁。

那蚂蚁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想不到还是活的。”

“你以为我是死的吗？”

“你象掉在地上的一节干树枝，我以为至少死了三天了。”

“你看我身体干瘦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你既然还活着，为什么这样干瘦呢？”

“你知道我决心不吃东西了吗？”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为什么想自杀，把自己饿死？”

“我厌恶工作。我看透了，吃东西只是为了工作，我不想再吃了。小朋友，我有个新编的歌，唱给你听听。”

蚂蚁听蚕有气无力地唱它的宣传歌，忍不住笑了，它说：“哪里来的怪思想！不要工作，这不等于不要生命，不要种族了吗？”

蚕呆呆地看了蚂蚁一眼，叹息着说：“生命和种族，我看也没什么意思。开水里煮，丝一条条地抽出去，想起这些事，我眼前就一团黑。”

“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话，大概你工作太累，神经有点儿昏乱了。我们也有歌，唱给你听听，让你清醒一下吧。”“你们也有歌？”“有。我们都能唱。唱起歌来，象是精神开了花。”说着，蚂蚁就用触角一上一下地打着拍子，唱起歌来：

我们赞美工作，
工作就是生命。
它给我们丰富的报酬，
它使我们热烈地高兴。
我们全群繁荣，
我们个个欣幸。
工作！工作！
——我们永远的歌声。

蚂蚁唱完了，哈哈大笑，接着就仰起头，摇动着腿，跳起舞来。蚂蚁一边跳一边问：“我们的歌比你那倒霉的歌怎么样？你说谁有光明的前途？”

蚕猜想那小东西一定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，跟那些死守在竹器里吃桑叶的同伴一模一样，不然，就想不透它这一团高兴是哪儿来的。就问：“难道没有一锅开水等着你们吗？”

蚂蚁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们喜欢喝凉水，渴了，我们就到那边清水池子里去喝。”

“不是说这个。是说没有‘人’用开水煮你们抽丝吗？”

“什么叫‘人’？我不懂。”

蚕想解释，可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停一会儿，它决定从另一个方面问：“难道你们的工作不是白做的吗？”

“你怎么问这个？”蚂蚁很惊奇，“世界上哪会有白做的工作！”

“我的意思正跟你相反，世界上哪会有不白做的工作！”

“你不信？去看看我们就明白了。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的，只要费一点

儿力，就能对全群有贡献，给全群增福利。”

“我想不出来你说的那样的事，我只知道工作的结果是全群叫开水煮死。”

蚂蚁有些不耐烦，“顽固的先生，怎么跟你说你也明白不了，只有亲眼去看，你才知道我不是骗你。我现在有工作，还要去找吃的，不能陪你去，给你一封介绍信吧。”说着，伸出前腿，把介绍信交给蚕——介绍信上的字，要是人类，就得用很好的显微镜才能看见。

蚕接了介绍信，懒懒地说：“谢谢你。我反正不想工作，在这儿也没事做，去看看也好。”

它们分别了。蚂蚁匆匆地跑去，跑一段路，停一会儿，四外看看，换个方向，又匆匆地跑去。蚕懒洋洋地爬着，好象每个环节移动一点儿都要停好久似的。

蚕慢慢爬，爬，终于到了蚂蚁的国土。它把介绍信递给门前的守卫，就得到很热诚的招待。它们领着它去参观各种工作，运粮食，开道路，造房屋，管孩子，又领着它参观各种地方，隧道，礼堂，育儿室，储藏室。它好象到了另一个世界，看它们个个都有精神，卖力气，忙碌，可是也很愉快，真是工作就是它们的生命。最后，都看完了，它们开会招待它，大家合唱以前那个蚂蚁唱给它听的那个歌：

我们赞美工作，
工作就是生命。
它给我们丰富的报酬，
它使我们热烈地高兴。
我们全群繁荣，
我们个个欣幸。
工作！工作！
——我们永远的歌声。

蚕细心听着，听到“工作！工作！——我们永远的歌声”那儿，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它这才相信，世界上真有不是白做的工作，蚂蚁们赞美工作确实有道理。

一九三 年作

熊夫人幼稚园

儿童刊物《儿童世界》登载过一种连环画，接连有好多期，叫做《熊夫人幼稚园》。在那熊夫人开设的幼稚园里，有虎儿、鸡儿、猴儿、猪儿、象儿、麒麟等孩子，他们很淘气，常常想方设法作弄熊夫人，结果受到熊夫人的训戒和斥责。故事都非常有趣，小朋友看了总不会忘记。有些小朋友也许会在梦里走进那个幼稚园，跟虎儿猴儿们一起玩呢。

现在讲的是那个幼稚园最末了的故事。

熊夫人是一位热心的真诚的教育家。什么叫做教育家？就是教导孩子们，养护孩子们，使孩子们样样都好，样样都长进的。教育家前头又加上“热心的”和“真诚的”，可知熊夫人决不是随随便便的，马马虎虎的教育家。她当教育家不惜用全副的精神，并且希望收到完满的效果。

一天午后，孩子们刚从午睡醒来，大家神清气爽，一对对小眼睛看着熊夫人闪闪地耀光。他们都一声不响，仿佛在等候熊夫人嘴里出现什么神奇的故事。熊夫人看孩子们这样安静，心里十分愉快。她想：这时刻不象平常那样闹嚷嚷的，如果把早就想问他们的问题在这时刻提出来，真是再适宜没有的了。

熊夫人轻轻拍了几下手掌——这是她的习惯，跟孩子们说话之前总得先拍几下手掌，然后用她那温和的语调说：“孩子们，我要问你们几句话，请你们各自回答我，说得越仔细越好。你们怎么想就怎么说，不要隐藏一丝儿在脑子里。”

象儿有点呆气，但是很听熊夫人的话。他说：“知道了，我决不隐藏一丝儿。老师，您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割开我的脑壳来看。”

猴儿性急，他想起前一回猜中了谜语，得到熊夫人奖赏的糖果，不禁咽了一口唾沫。他盖住孩子们的笑声，喊着说：“老师您快问吧。我们回答得仔细，您可不要舍不得糖果。”

“糖果！”“糖果！”孩子们的舌尖上仿佛感到有点儿甜，都咂起嘴来。

“现在我发问了，”熊夫人又拍了几下手掌，引起孩子们的注意，“你们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？这句话明白吗？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你们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？你们各自把想望的告诉我吧，最明白自己的莫过于自己。”

虎儿的手立刻举起来了，身子也耸起了半截。接着，别的孩子也举起手，都表示愿意回答。

熊夫人感激地笑了。她指着虎儿说：“照我们乎时的规则，虎儿先举手，你先说给我听。”

虎儿得意地站起来，持着虎须，一双眼珠子向四周一扫，表示他的威武。他响亮地说：“老师，您当然知道我属于怎样一个种族。我们是喝别种动物的血、吃别种动物的肉过日子的。就是眼前这些同学，他们的祖先大半进了我们的祖先的胃肠！”

象鸡儿那样比较弱小的孩子，听到这话不禁浑身颤抖，眼睛定定的，好象大祸就在面前。象儿却不觉得什么，他带着嘲笑的口气提醒虎儿说：“虎儿，这里不是山林，难道你要学你的祖先，做出些不体面的事来吗？”

“不，”虎儿直爽地回答，“我现在年纪还小，还在吃奶，不必学我的祖先。但是生活方法天然注定，非喝别种动物的血、吃别种动物的肉不可，这有什么法想？我将来一定得跟我的祖先一样生活，这是无须忌讳的。”他

转向熊夫人说：“老师，因为我将来一定得跟我的祖先一样生活，所以要请您指导，练成跟我的祖先一样的本领。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技能，叫做‘虎啸’，伸长了脖子呼啸一声，能使周围的动物个个失魂丧魄，寻不见逃生的路，只好伏在那里等待我们走过去开宴。这种技能，我是必须练成的，希望您好好地给我指导。我们又有一种扑攫的功夫。别的动物离我们还比较远，我们能够象生了翅膀似地扑过去把他攫住，又一定攫住大动脉的部位，使他无论如何不能逃生，还便于吸尽他的最精华的血液。这种功夫也是我必须练成的，希望您给我好好地指导。此外没有了。”

熊夫人闭了闭眼睛，把虎儿的话想过一遍，记住他所希望的是什么，然后向鸡儿点头问道：“鸡儿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想望些什么？回答我，要象虎儿说的那样清楚。”

鸡儿不先开口，他的头向左边一侧，又向右边一侧，表示他想得根深，想得很苦。“老师，我们种族的命运，大概您不会不知道吧。生下可爱的蛋来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走到垃圾桶旁边，经常看见蛋壳的碎片。我们一家老小往往不能守在一块，不是丢了爷，就是抛了娘。什么地方去了呢？正如刚才虎儿说的，进了别种动物的胃肠，就此完了！我想这样的世界太不对了，为什么要用这一种动物的血和肉来养活那一种动物呢？被吃掉的太苦痛了，吃掉人家的太残酷了。改变过来吧，让世界上没有被吃掉的，也没有吃掉人家的吧。这不是办不到的事，只要改变大家的心，改变大家的习惯。老师，我虽然只是个小的生命，我的志愿可不小。我要劝说人家，把心改变过来，再不要做那种太残酷的事了。从近便的开头，自然先轮到同学虎儿，他年纪还小，残酷的习惯还没有养成。至于我自己，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吃那些小虫子了，吃些菜叶谷粒一样过日子。但是用什么方法劝说人家才能见效呢？我现在一点把握也没有，希望老师好好地指导我。就是这么一点要求，再没别的了。”

“我决不听他的劝说。”虎儿举起手抢着说，不等熊夫人开口，“他说的是一种可笑的空想。没有被吃掉的，也没有吃掉人家的，这还成什么世界！不如说索性不要这个世界倒来得彻底些。他那种族的命运不大好，我相信；但是这应该怪他自己，他为什么要做鸡儿，为什么不做我虎儿呢？鸡儿生来就是预备被吃掉的。”

熊夫人听了虎儿的话，心里有点糊涂，鸡儿说得有道理，虎儿说的正相反，可是似乎也有道理。她怕虎儿当场就做出没规矩的事来，破坏幼稚园的和平，就用不太严重的口气禁止他说：“虎儿，我没有叫你说话，你等会儿再说。现在猪儿站起来回答我吧。要注意你的鼻音。你的鼻音太重了，有时候人家听不清楚你的话。”

猪儿说：“我的命运完全跟鸡儿一样，不必多说。可是我的意思完全跟鸡儿不同。你想劝说人家，不要再做太残酷的事，虎儿说这是空想，我说你简直在做梦！力量只有用力量去抵挡。一边是力量，一边却空空的一无所有，吃亏是当然的。我想我们种族从前也有过光荣的时代，生活在山林之中，长着锋利的牙齿，奔驰来去，谁也不敢欺侮。只因后来改由人家饲养，一切生活就受人家的支配。人家给我们吃点东西，归根结蒂为了长胖他们自己的身体。我们的同伴又彼此分散，有的在这一家，有的在那一家，不能互相联络，这才落到现在这样倒霉的地步！然而我并不悲伤，我望见前面有重见光明的道路。如果我们全体能够联络在一起，就是非常伟大的力量，哪怕是虎儿的

种族，也尽可以同他们对垒一下！”猪儿说到这里，一双小眼睁得很大，放射出勇敢的光辉。孩子们都觉得今天猪儿跟平时大不相同，他激昂慷慨，竟象一个准备临阵的战士。

虎儿又抢着说：“好，将来咱们对垒一下，看到底谁胜谁负！”

“虎儿你不要开口。猪儿，把你的话说完了。”熊夫人皱起眉头，看看虎儿又看看猪儿。

猪儿摇着他的大耳朵继续说：“我们可以立定志向，生活不再受人家的支配；我们吃东西只为我们自己要生活，不再为了养肥人家。这样，光荣的时代就回来了！现在要老师指导我的是实现我这志愿的方法。彼此分散的同伴怎样才能联络在一起呢？大家一致的志向怎样才能立定呢？亲爱的老师，等到我明白了这些方法，我就好去做我要做的事了！”

“唔！”熊夫人从眼镜上面看着猪儿。她想，这是又一套希望，很值得同情，也得给他满足才好。但是幼稚园里教孩子只能走一条道路，如果依着猪儿的希望，就不能满足虎儿和鸡儿；依着虎儿的或者鸡儿的，情形也相同。到底走哪一条道路好呢？她委实决定不下来。她心里很乱，好象一个没有主意的人到了岔路口，不知往哪个方向走才好。她只好再问：“麒麟，你希望我给你些什么呢？”

麒麟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。他站起来，昂着头说：“爸爸妈妈送我到这里来以前，曾经这样说：‘孩子，我们是高贵的种族，这一句话你必须永远牢记！我们昂着头，专吃那树顶上的叶子，这就是高贵种族的一个证据。我们当然不用干什么活，只有牛呀马呀那些贱东西才干活。但是你在家里太寂寞了，怕会闷出病来。送你到幼稚园去，让你跟孩子们玩玩，消磨那悠闲的岁月吧。’于是我到这里来了。老师，您什么也不必教给我，只要让我安安逸逸地消磨悠闲的岁月就成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熊夫人感到不大愉快，只点了点头，表示听明白了。她又问猴儿：“猴儿，你又怎么说？”

猴儿听熊夫人唤到他，身子一跃，就站在椅子背上，眼睛骨溜溜地乱转，象个玩杂耍的孩子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您总该读过《西游记》吧？《西游记》里有个孙行者，他偷过王母娘娘的蟠桃。我也想吃王母娘娘的蟠桃，可是不知道怎样上天去，怎样把蟠桃偷到手。这一件您教给了我，我感激您三千年，三万年！”

“要我教你偷……”熊夫人气得再也说不下去。她全身索索发抖，把眼镜抖了下来，露出两颗定定地瞪着的眼珠。

第二天，幼稚园关门了，因为熊夫人想了一夜，拿不定主意依哪个孩子的希望来教才好。她知道，不拿定主意胡乱教下去是没意思的。她就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回家去，把“熊夫人幼稚园”的牌子摘了下来。

一九三 年作

“鸟言兽语”

一只麻雀和一只松鼠在一棵柏树上遇见了。

松鼠说：“麻雀哥，有什么新闻吗？”

麻雀点点头说：“有，有，有。新近听说，人类瞧不起咱们，说咱们不配象他们一样张嘴说话，发表意见。”

“这怎么说的？”松鼠把眼睛眯得挺小，显然正在仔细想，“咱们明明能够张嘴说话，发表意见，怎么说咱们不配？”

麻雀说：“我说得太简单了。人类的意思是他们的说话高贵，咱们的说话下贱，差得太远，不能相比。他们的说话值得写在书上，刻在碑上，或者用播音机播送出去，咱们的说话可不配。”

“你这新闻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从一个教育家那里。昨天我飞出去玩，飞到那个教育家屋檐前，看见他正在低头写文章。看他的题目，中间有‘鸟言兽语’几个字，我就注意了。他怎么说起咱们的事情呢？不由得看下去，原来他在议论人类的小学教科书。他说一般小学教科书往往记载着‘鸟言兽语’，让小学生跟鸟兽作伴，这怎么行！他又说许多教育家都认为这是人类的堕落，小学生净念‘鸟言兽语’，一定弄得思想不清楚，行为不正当，跟鸟兽没有分别。最后他说小学教科书一定要完全排斥‘鸟言兽语’，人类的教育才有转向光明的希望。”

松鼠举起右前腿搔搔下巴，说：“咱们说咱们的话，原不预备请人类写到小学教科书里去。既然写进去了，却又说咱们的说话没有这个资格！要是一般小学生将来真就思想不清楚，行为不正当，还要把责任记在咱们的账上呢。人类真是又糊涂又骄傲的东西！”

“我最生气的是那个教育家不把咱们放在眼里。什么叫‘让小学生跟鸟兽作伴，这怎么行’！什么叫‘一定弄得思想不清楚，行为不正当，跟鸟兽没有分别’！人类跟咱们作伴，就羞辱了他们吗？咱们的思想就特别不清楚，行为就特别不正当吗？他们的思想就样样清楚，行为就件件正当吗？”麻雀说到这里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象下雪的时候对着雪花生气那个样子。

松鼠天生是聪明的，它带着笑容安慰麻雀说：“你何必生气？他们不把咱们放在眼里，咱们可以还敬他们，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什么事情都得切实考察，才能够长进知识，增多经验。我现在想要考察的是人类的说话是不是象他们想的那么高贵，究竟跟咱们的‘鸟言兽语’有怎样的差别。”

“只怕比咱们的‘鸟言兽语’还要下贱，还要没有价值呢！”麻雀还是那么气愤愤的。

“麻雀哥，你这个话未免武断了。评论一件事情，没找到凭据就下判断叫作武断。武断是不妥当的，我希望你不要这样。咱们要找凭据，最好是到人类住的地方去考察一番。”

“去，去，去，”麻雀拍拍翅膀，准备起程，“我希望此去找到许多凭据，根据这些凭据，咱们在咱们的小学教科书里写，世间最下贱最没价值的是‘人言人语’，咱们鸟兽说话万不可象人类那样！”

“你的气还是消不了吗？好，咱们起程吧。你在空中飞，我在树上地下连跑带跳，咱们的快慢可以差不多。”

麻雀和松鼠立刻起程，经过密密簇簇的森林，经过黄黄绿绿的郊野，到了人类聚集的都市，停在一座三层楼的屋檐上。

都市的街道上挤着大群的人，只看见头发蓬松的头汇合成一片慢慢前进的波浪，也数不清人数有多少。走几步，这些人就举起空空的两只手，大声喊：“我们有手，我们要工作！”一会儿又拍着瘪瘪的肚皮，大声喊：“我们有肚子，我们要吃饭！”全体的喊声融合成一个声音，非常响亮。

听了一会儿，松鼠回头跟麻雀说：“这两句‘人言人语’并不错呀。有手就得工作，有肚子就得吃饭，这不是顶简单顶明白的道理吗？”

麻雀点点头，正要说话，忽然看见下边街道上起了骚动。几十个穿一样衣服的人从前边跑来，手里拿着白色短木棍，腰里别着黑亮的枪，到大群人的跟前就散开，举起短木棍乱摇乱打，想把大群人赶散。可是那大群人并没散开，反倒挤得更紧了，头汇合成的波浪晃荡了几下，照样慢慢地前进。

“我们有手，我们要工作！”

“我们有肚子，我们要吃饭！”

手拿短木棍的人们生气了，大声叫：“不许喊！你们是什么东西，敢乱喊！再象狗一样乱汪汪，乌鸦一样乱刮噪，我们就不客气了！”

麻雀用翅膀推松鼠一下，说：“你听，你刚才认为并不错的两句‘人言人语’，那些拿短木棍的人却认为‘鸟言兽语’，不准他们说。我想这未必单由于糊涂和骄傲，大概还有别的道理。”

松鼠连声说：“一定还有别的道理，一定还有别的道理，只是咱们一时还闹不清楚。不过有一桩，我已经明白了：人类把自己不爱听的话都认为‘鸟言兽语’，狗汪汪啦，乌鸦刮噪啦，以外大概还有种种的说法。”

麻雀说：“他们的小学教科书排斥‘鸟言兽语’，想来就为的这一点。”

松鼠和麻雀谈谈说说，下边街道上的大群人渐渐走远了。远远地看着，短木棍还是迎着他们的面乱摇乱打，可是他们照样挤在一块儿，连续不断地发出喊声。又过一会儿，他们拐到左边街上去，人看不见了，喊声也不象刚才那么震耳了。松鼠拍拍麻雀的后背，说：“咱们换个地方看看吧。”

“好，”麻雀不等松鼠说完，张开翅膀就飞。松鼠紧跟着麻雀的后影，在接二连三的屋顶上跑，也很方便。

大约赶了半天的路程，它们到了个地方。一个大空场上排着无数军队，有步兵，有马队，有炮队，有飞机，有坦克、队伍整齐得很，由远处看，象是很多大方块儿，刚用一把大刀切过似的。这些队伍都面对着一座铜像。那铜像雕的是一个骑马的人，头戴军盔，两撇胡上往上撇着，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。

麻雀说：“这里是什么玩意儿？咱们看看吧。”它说着，就落在那铜像的军盔上。松鼠一纵，也跳上去，藏在右边那撇胡子上，它还描着胡子的方向把尾巴撇起来。这么一来，从下边往上看，就只觉那铜像在刮胡子的时候少刮了一刀。

忽然军鼓打起来了，军号吹起来了，所有的军士都举手行礼。一个人走上铜像下边的台阶，高高的颧骨、犀牛嘴，两颗突出的圆滚滚的眼珠。他走到铜像跟前站住，转过来，脸对着所有的军士，就开始演说。个个声音都象从肚肠里进出来的，消散在空中，象是一个个炸开的爆仗。

“咱们的敌人是世界上最野蛮的民族，咱们要用咱们的文明去制服他们！用咱们的快枪，用咱们的重炮，用咱们的飞机，用咱们的坦克，叫他们服服帖帖地跪在咱们脚底下！他们也敢说什么抵抗，说什么保护自己的国土，真是猪的乱哼哼，鸭子的乱叫唤！今天你们出发，要拿出你们文明人的力量

来，叫那批野蛮人再也不敢乱哼哼，再也不敢乱叫唤！”

“又是把自己不爱听的话认为‘鸟言兽语’了。”松鼠抬起头小声说。

麻雀说：“用快枪重炮这些东西，自然是去杀人毁东西，怎么倒说是文明人呢？”

“大约在这位演说家的‘人言人语’里头，‘文明’‘野蛮’这些字眼儿的意思跟咱们了解的不一样。”

“照他的意思说，凶狠的狮子和蛮横的鹰要算是顶文明的了。可是咱们公认狮子和鹰是最野蛮的东西，因为它们太狠了，把咱们一口就吞下去。”

松鼠冷笑一声说：“我如果是人类，一定要说这位演说家说的是‘鸟言兽语’了。”

“你看！”麻雀叫松鼠注意，“他们出发了。咱们跟着他们去吧，看他们怎么对付他们说的那些野蛮人。”

松鼠吱溜一下子从铜像上爬下来，赶紧跟着军队往前走。后来军队上了渡海的船，松鼠就躲在他们的辎重车里。麻雀呢，有时落在船桅上，有时飞到辎重车旁边吃点儿东西，跟松鼠谈谈，一同欣赏海天的景色，彼此都不寂寞。

几天以后，军队上了岸，那就是野蛮人的地方了。麻雀和松鼠到四外看看，同样的山野，同样的城市，同样的人民，看不出野蛮在哪里。它们就离开军队，往前进行，不久就到了一个大广场。场上也排着军队。看军士手里，有的拿着一枝长矛，有的抱着一杆破后膛枪，大炮一尊也没有，飞机坦克更不用说了。

“麻雀哥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你明白什么了？”

松鼠用它的尖嘴指着那些军队说：“象这批人没有快枪、大炮、飞机、坦克等等东西，就叫野蛮。有这些东西的，象带咱们来的那批人，就叫文明。”

麻雀正想说什么，看见一个人走到军队前边来，黑黑的络腮胡子，高高的个子，两只眼睛射出愤怒的光。他提高嗓子，对军队作下面的演说：

“现在敌人的军队到咱们的土地上来了！他们要杀咱们，抢咱们，简直比强盗还不如！咱们只有一条路，就是给他们一个强烈的抵抗！”

“给他们一个强烈的抵抗！”军士齐声呼喊，手里的长矛和破后膛枪都举起来，在空中摆动。

“哪怕只剩最后一滴血，咱们还是要抵抗，不抵抗就得等着死！”

麻雀听了很感动，眼睛里泪汪汪的。它说：“我如果是人类，凭良心说，这里的人说的才是‘人言人语’呢。”

但是松鼠又冷笑了。“你不记得前回那位演说家的话吗？照他说，这里的人说的全是猪的乱哼哼，鸭子的乱叫唤呢。”

麻雀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现在才相信‘人言人语’并不完全下贱，没有价值。我当初以为‘人言人语’总不如咱们的‘鸟言兽语’，你说这是武断，的确不错，这是武断。”

“我看人类可以分成两批，一批人说的有道理，另一批人说的完全没道理。他们虽然都自以为‘人言人语’，实在不能一概而论。咱们的‘鸟言兽语’可不同，咱们大家按道理说话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一点儿没有错儿。‘人言人语’跟‘鸟言兽语’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”

嗡——嗡——嗡——

天空有鹰一样的一个黑影飞来。场上的军士立刻散开，分成许多小队，往四外的树林里躲。那黑影越近越大，原来是一架飞机，在空中绕了几个圈子，就扔下一颗银灰色的东西来。轰！

随着这惊天动地的声音，树干、人体、泥上一齐飞起来，象平地起了个大旋风。

麻雀吓得气都喘不过来，张开翅膀拼命地飞，直飞到海边才停住。用鼻子闻闻，空气里好象还有火药的气味。

松鼠比较镇静一点儿。它从血肉模糊的许多尸体上跑过，一路上遇见许多逃难的人民，牵着牛羊，抱着孩子，挑着零星的日用东西，只是寻不着它的朋友。它心里想：“怕麻雀哥也成为血肉模糊的尸体了！”

一九三五年作

火车头的经历

我出身英国的机器厂，到中国来给中国人服务。我肚子大，工人不断地铲起又黑又亮的煤块给我吃，我就吃，吃，吃，永远也吃不够。煤块在肚子里渐渐消化，就有一股力量散布到我的全身，我只想往前跑，往前跑，一气跑上几千几万里才觉得畅快。我有八个大轮子，这就是我的脚，又强健，又迅速，什么动物的脚都比不上。我的大轮子只要转这么几转，就是世界上最快的马也要落在背后。我有一只大眼睛，到晚上，哪怕星星月亮都没有，也能够看清楚前边的道路。我的嗓子尤其好，只要鸣——鸣——喊几声，道旁边的大树就震动得直摇晃，连头上的云都会象水波一样荡漾起来。

我的名字叫机关车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人都不喜欢叫我这个名字，也许是嫌太文雅太不亲热吧。他们愿意象叫他们的小弟弟小妹妹那样，叫我的小名火车头。

我到中国来了几年，一直在京沪路上来回跑：从南京到上海，又从上海到南京。这条路上的一切景物，我闭着眼睛都说得出来。宝盖山的山洞，几个城市的各式各样的塔，产螃蟹著名的阳澄湖，矗起许多烟囱的无锡，那些自然不用说了。甚至什么地方有一丛竹子，竹子背后的草屋里住着怎样的一对种田的老夫妻，什么地方有一座小石桥，石桥旁边有哪几条渔船常来撒网打鱼，我也能报告得一点儿没有错儿。我走得太熟了，你想，每天要来回一趟呢。

我很喜欢给人服务。我有的是力量，跑得快，要是把力量藏起来不用，死气沉沉地站在一个地方不动，岂不要闷得慌？何况我给服务的那些人又都很可爱呢。他们有上学去的学生，带了粮食菜蔬去销售的农人，还有提着一篮子礼物去看望女儿的老婆婆，捧着一本《旅行指南》去寻访名胜的游历家。他们各有正当的事情，都热烈地欢迎我，我给他们帮点儿忙正是应该。

但是我也有不高兴的时候。不知道什么人发了一道命令，说要把他单独带着跑一趟。这时候，学生、农人、老婆婆、游历家都不来了，我只能给他一个人服务。给一个人服务，这不是奴隶的生活吗？那个人来了，有好些人护卫着他，都穿着军服，腰上围着子弹带，手里提着手枪。他们这些人自己也并不想到什么地方去，也只是给一个人服务。他们过的正是奴隶生活。这且不去管他。后来打听这“一个人”匆匆忙忙赶这一趟是去干什么，那真要把人气死，原来他是去访问一个才分别了三天的朋友，嘻嘻哈哈谈了一阵闲天，顺便洗了一个舒服的澡，然后去找一个漂亮的女子，一同上跳舞场去！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奴隶呢？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差遣，我一定回他个不伺候。可恨我的机关握在别人手里，机关一开，我虽然不愿意跑，也没法子。“毁了自己，也毁了那可恶的人吧！”我这样想，再也没心思看一路的景物。同时我的喊声也满含着愤怒，象动物园里狮子的吼叫一样。

昨天早上，我在车站上站着，肚子里装了很多煤块，一股力量直散布到八个大轮子，准备开始跑。忽然一大群学生拥到车站上来了，人数大约有两三千。他们有男的，有女的，都穿着制服。年纪也不一律，大的象是已经三十左右，小的只有十三四岁。他们的神气有点几象——象什么呢？我想起来了，象那年“一二八”战争时候那些士兵的派头：又勇敢，又沉着，就是一座山在前面崩了，也不会眨一眨眼睛。听他们说话，知道是为国家的急难，要我带他们去向一些人陈述意见。

这是理当效劳的呀，我想，为国家的急难，陈述各自的意见，这比上学、销售农产品更加正当，更加紧要，我怎么能不给他们帮点儿忙呢？“来吧，我带你们去，我要比平常跑得更快，让你们早一点儿到达目的地！”我这样想，不由得鸣——鸣——地喊了几声。

这群学生大概领会了我的意思，高高兴兴地跳上挂在我背后的那些客车。客车立刻塞满了，后上去的就只得挤在门口，一只脚踩着踏板，一只手拉住栏杆，象什么东西一样挂在那里。他们说：“我们并不是去旅行，辛苦一点儿没关系，只要把我们送到就成了。”

但是大队的警察随着赶到了。他们分散在各辆客车的旁边，招呼普通的乘客赶快下车，说这趟车不开了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正准备着一股新鲜的力量，想给这列车的乘客服务，怎么说这趟车不开了呢！我看那些乘客提着箱子，挟着包裹，非常懊丧的样子，从客车上走下来，我心里真象欠了他们债那样地抱歉。“我每天都情愿给你们服务的，可是今天对不起你们了！”

普通乘客走完以后，警察又叫那批学生下车，还是说这趟车不开了。我想，学生因为有非常正当非常紧要的事情，才来坐这趟车的，他们未必肯象普通乘客那样，就带着懊丧的心情回去吧？

果然，学生喊出来了：“我们不下车！不到目的地，我们决不下车！”声音象潮水一般涌起来。

鸣——我接应他们一声，意思是“我有充足的力量，我愿意把你们送到目的地！”

事情弄僵了。警察虽说是大队，可是没法把两三千学生拉下车来，只好包围着车站，仿佛就要有战事发生似的。这是车站上不常有的景象：一批乘客赶回去了，另一批乘客在车上等，可是车不开。警察如临大敌，个个露着铁青的脸色，象木桩一样栽在那里。我来了这几年，还是头一回看见这景象呢。铁栅栏外边挤满了人，叫印度巡捕赶散了*，可是不大一会儿，人又挤满了，都目不转睛地往里看。

后来陆陆续续来了好些人，洋服的，蓝袍青褂的，花白胡子的老头子，戴着金丝眼镜脸上好象擦了半瓶雪花膏的青年。他们都露出一副尴尬的脸色，跑到客车里去跟学生谈话。我不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，揣想起来，大概跟警察的话一样，无非“车是不开了，你们回去吧”这一套。不然，他们为什么露出一副尴尬的脸色呢？

学生的回答我却句句听得清楚，“我们不下车！不到目的地，我们决不下车！”声音照旧象潮水一般涌起来。

鸣——每次听到他们喊，我就接应他们一声，意思是“我同情你们，我愿意给你们服务，把你们送到目的地！”

时间过去很多了，要是叫我跑，已经在一千里以外了，但是僵局还没打开。尴尬脸色的人还是陆陆续续地来，上了车，跟学生谈一会儿，下来，脸色显得更尴尬了。风在空中奔驰，呼号，象要跟我比比气势的样子。我哪里怕什么风！只要机关一开，让我出发，一会儿风就得认输。那群学生也不怕什么风，他们靠着车窗眺望，眼睛里象喷出火星。也有些人下了车，在车辆旁边走动，个个雄赳赳的，好象前线上的战士。那样学生都很坚忍，饿了，就啃自己带来的干粮，渴了，就拿童子军用的那种锅煮起水来。车一辈子不开，他们就等一辈子：我看出他们个个有这么一颗坚韧的心。外边围着的警

察站得太久了，铁青的脸变成苍白，有几个打着呵欠，有几个叽咕着什么，大概很久没有烟卷抽，腿有点儿酸麻了。

我看着这情形真有点儿生气。力量是我的，我愿意带着他们去，一点儿也用不着你们，为什么硬要阻止他们去呢！并且我是劳动惯了的，跑两趟，出几身汗，那才全身畅快。象这样站在一个地方不动，连续到十几点钟，不是成了一条懒虫了吗？我不愿意这样，我闷得要命。

我不管旁的，我要出发了！呜——，只要我的轮子一转，千军万马也挡不住，更不用说那些尴尬脸色的人和无精打采的警察了。我要出发了！呜——，呜——。可是轮子没有转。我才感到我的身上有个顶大的缺陷：机关是握在别人手里！要是我能够自主，要走就走，要不走就不走，那就早把这群学生送到目的地了，那一回也决不会带着“一个人”去洗澡，去找漂亮女子了。谁来把我的机关转动一下吧！谁来把我的机关转动一下吧！呜——，呜——。

我的喊声似乎让机关手听清楚了，他忽然走过来，用他那熟练的手势把我的机关转动了一下。啊，这才好了，我能够向前跑了，我能够给学生帮忙了！呜——，我一口气直冲出去，象飞一样地跑起来。

“我们到底成功了！”学生的喊声象潮水一样涌起来。

狂风还在呼号，可是叫学生的喊声给淹没了。

这时候，雪花飘飘扬扬地飞下来，象拆散了无数野鸭绒的枕头。我是向来不怕冷的，我有个火热的身体，就是冰块掉在上边，也要立刻化成水，何况野鸭绒似的雪花呢。学生也不怕冷，他们从车窗伸出手去，在昏暗的空中捉住些野鸭绒似的雪花，就一齐唱起《雪中行军》的歌来。

铁轨从我的轮子底下滑过，田野、河流、村落、树木在昏暗中旋转。风卷着雪花象扬起满空的灰尘。我急速地跑，跑，用了我的强大的力量，带着这群激昂慷慨的学生，还有他们的热烈的无畏的心，前进，前进……

突然间，机关手把我的机关住另一边转动了一下，溜了。我象是被什么力量拉住，往后缩，缩，渐渐就站住了。为什么呢？嗤——，我懊丧地叹了一口气。我往前看，看见一条宽阔的河流横在前边。河水流着，象是唱着沉闷的歌。哦，原来到这里了，我想。春天秋天的好日子，我常常带着一批旅客来到这里，他们就在河面上划小船比赛，唱歌作乐。但是，现在这群学生并不是这样的旅客，他们个个想着国家的急难，绝对没有作乐的闲心情，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？

学生都诧异起来。“怎么停了？开呀！开呀！要一直开到我们的目的地！”声音象潮水一样涌起来，似乎都在埋怨我。

“亲爱的学生，我是恨不得立刻把你们送到目的地，可是机关叫人给关住了。你们赶快把机关手找来，叫他再转动一下。我一定尽我的力量跑，比先前还要快。”我这样想，嗤——，又懊丧地叹了一口气。

十几个学生跑到我的身边，考查为什么忽然停了。他们发现我的身边没有机关手，才明白了，立刻就回去报告给大家。

“把机关手找出来！把机关手找出来！在这荒凉的野外，他逃不到哪里去！”许多学生这样说，同时就在我背后的各辆车里开始找。椅子底下，厕所里，行李间里，车僮收藏贩卖品的箱子里，他们都找到了，没找着。继续找，最后把他找出来了，原来躲在厨房间的一个小柜子里，缩做一团，用一块饭中蒙着头。学生把他拥到我的身边，吩咐他立刻开车。

这时候，我那老朋友的脸色窘极了，眉头皱着，半闭着眼，活象刚被人捉住的小偷。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过。他平日老是嘻嘻哈哈的，一边开车，一边唱些山歌，现在却象另一个人了。更可怪的是他站在我火热的身体旁边，还是瑟瑟地抖着，象冰雪天在马路上追着人跑的叫化子一模一样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们，我再不能开车了！”大约过了一分钟光景，他才低低地这样回答。

“为什么不能开？”

“我奉有上头的命令。”

“那你先前为什么开呢？”

“也奉的上头的命令。上头的命令叫我开到这里为止，我就只能开到这里。”

“好，原来是这样！可是，现在，不管命令不命令，你给我们开就是了！”学生推的推，拉的拉，有的还把他手拉过来放在我的机关上。他一个人哪里扭得过许多人，两只手只好哆里哆嗦地接着我的机关，好象碰着一条毒蛇似的。

我想：“好了。老朋友，赶快把我的机关转动一下吧！只要一转动，我就能拼命前进，这群学生就要感激你不尽了。”

但是我那老朋友的两只手仿佛僵了，放在我的机关上，就是不能动。大家看着他，忽然两行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流下来。他凄惨他说：“我要是再往前开，非被枪毙不可。先生们，我还得养我的家呢！”

啊！太狠毒了！太残酷了！

忽然有几个高个子的学生慷慨他说：“放他走吧！连累他被枪毙，连累他一家人不能活命，这样的事咱们不能干！我们这几个人学的是机械科，练习过开动机关，让我们试试。”

“好极了！我们到底又成功了！”高兴的喊声象潮水一样涌起来。

几个高个子的学生开始转动我的机关。这时候，我那老朋友象老鼠一样，一转身，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铁轨从我的轮子底下滑过，田野、河流、村落、树林在昏暗中旋转。风卷着雪花象扬起满空的灰尘。我急速地跑，跑，用了我的强大的力量，带着这群激昂慷慨的学生，还有他们的热烈的无畏的心，前进，前进……

啊，不好了！我望见前边的铁轨给拆去一大段，再过半分钟跑到那里，不堪设想的祸事就要发生了。我没什么要紧，牺牲了就牺牲了吧，可是这群学生怎么办呢！他们的身体会变成泥土，气概呢，自然也就随着没有了！我怎么能忍心看这样的惨剧！呜——呜——我怕极了，连声叫喊，可是我自己怎么也停不住。

我正急得要命，一个又高又壮的学生“啊！”地喊了一声，就用极强大的力量很敏捷地把我的机关转过去，我才得很快地收住脚，等到站稳，离拆去铁轨的地方只有几尺光景了。我虽然放了心，还不免连连地喘气。

许多学生知道几乎出了险，都下车去看。风雪象尖刀一样刺他们，广大的黑暗密密地围住他们，他们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。他们靠着我的眼睛射出去的光，看清楚拆下去的铁轨并没有放在路线旁边。藏到哪里去了呢？

“把铁轨找出来，象刚才找那机关手一样！”不知道是谁这样喊了一声，许多学生就散开，到路线的两边，象派出去侦察的士兵似的，一会儿弯下身子，一会儿往前快跑，一双双发亮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。但是白费力，找了

半点钟光景还是没找着。

“在这儿哪！”一声兴奋的喊叫从一条小河旁边传过来。紧接着，许多学生一齐跑到那里去。河面结了冰，几条乌黑的横头象“工”字的东西从底下伸出来，这不是铁轨吗？

“只要有，咱们就有办法！”

“学铁道科的同学们，来呀！来实习，铺铁轨。”

“咱们先把铁轨拉出来！”

“好，把铁轨拉出来！”大家轰地接应一声。

河面的冰打碎了，大部分沉到水底的几条铁轨陆陆续续拉上来。泥浆的寒气穿透鞋袜，直刺到皮肤里的骨头，可是那些学生仿佛没这回事似的。

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，障碍重重！

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，障碍重重！

大家莫叹行路难，叹息无用！无用！

我们，我们要，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，

对准了它轰！

轰！轰！轰！

看岭塌山崩，天翻地动！

炸倒了山峰，

大路好开工！

挺起了心胸，

团结不要松！

我们，我们是开路的先锋！

我们，我们是开路的先锋！

轰！轰！轰！

哈哈哈哈哈！轰！

学生把铁轨从小河旁边抬到路线上，一路唱着《开路先锋》的歌。阵阵的雪花削他们的脸，象钢铁的刀片，阵阵的冷风刺他们的身体，象千条万条箭，可是他们仿佛没这回事似的。

铁轨铺到枕木上以后，才发现道钉也没有了。铁道科的学生喘吁吁他说：“这得找道钉！”

“道钉大概也在小河里，咱们下河去摸！”

学生一个跟着一个跳下去，弯下身子，在河底上摸索。过了很大工夫，一个人报告说：“摸着一个！”又过了很大工夫，另一个人报告说：“我也摸着一个！”每听到一回报告，大家就报答他一声兴奋的欢呼。

我向来是心肠硬的，不懂得什么叫流泪，可是这群“雪夜的渔夫”太叫我感动了，我的眼不由得充满泪水，看东西觉得迷迷糊糊的。

道钉找齐了，铁道科的学生铺完铁轨，我又带着所有的学生往前跑。这回几个执掌机关的学生不让我跑得太快，他们靠着我的眼睛射出去的光，老是往前边眺望，防备再有什么危险发生。他们的精细真值得称赞，走不到半点钟，果然发现又有一段路给拆去了铁轨。

我停住，学生又下车去找铁轨，没有。他们商量一会儿，决定拆后边的铁轨去修前边的路。

一群临时路工立刻工作起来。有的拆，有的抬，有的铺，有的钉，钢铁敲击的声音和“杭育杭育”的呼唤合成一片。一会儿又唱起《开路先锋》的

歌来：

炸倒了山峰，
大路好开工！
挺起了心胸，
团结不要松！
我们，我们是开路的先锋！
我们，我们是开路的先锋！
轰！轰！轰！
哈哈哈哈哈！轰！

天渐渐亮了。雪也停了。在淡青色的晨光里，在耀眼的银世界上，这批临时路工呵欠也不打一个，兴奋地坚强地工作着。我看着他们，不禁想对他们说：

“你们能够修路，一切障碍就等于一张枯叶。你们的目的地，我担保能够到达，哪怕在天涯海角。你们的目的地大概不止一处吧？随便哪一处，我都愿意给你们服务，把你们送去。你们的路修到哪里，我就带着你们往哪里飞奔：”一群临时路工好象已经听见我的话，用他们的歌声给我回答：

我们，我们是开路的先锋！
我们，我们是开路的先锋！
轰！轰！轰！
哈哈哈哈哈！轰！

一九三六年作

